

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許文雄先生

從台南劉家看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家族與地方社會的
關聯(1849-1970 年)



研究生：黃佩萱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

私立東海大學 碩士論文從台南劉家看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家族與地方社會的關聯(1895-1970年) (97) 研究生：黃佩萱撰
歷史學研究

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許文雄先生

從台南劉家看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家族與地方社會的
關聯(1849-1970 年)

研究生：黃佩萱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

摘 要

本文是探討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家族，與台南地方的社會關聯。總共有五章，第一章是緒論，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第二章是長老教會在台南地區的傳教，說明南部的長老教會的傳教歷史與方式。第三章進入主要探討對象台南劉家的歷史，首先介紹劉家的家族史，其次是劉家的信仰，接下來是家族的興起與發展，最後是以婚姻關係來看劉家社會地位的延續。第四章主要是探討劉家在社會回饋與貢獻的方面，分為教育、醫療及其他人才培養。第五章為結論，總結劉家在教會與社會中，所擔任的角色關聯，以及家族在台南地區的重要性。

關鍵辭：台南劉家、基督教、長老教會、社會關聯

謝 辭

研究所三年的時間，我遇到了許多的人、許多的事，每個人都值得感謝、每件事都值得懷念，無法一一細數。總歸一句話，感謝我的家人、所有的朋友、老師、同學，因為有你們，我的這三年過得非常充實。

因為一心二用，寫論文兼修教育學程，造成自己常常分身乏術、焦頭爛額，尤其是學期末和論文發表會。老實說，這本論文並不完善，還有許多可以更深入、更鑽研的部分，是我目前沒有完成的。感謝指導教授許文雄老師諒解我對未來的安排，同意我發表論文，結束學生身分。能接受您的指導，真的很幸運。

因為劉家的大方，才得以完成這本論文。劉克全先生贈予《永遠的劉瑞山》一書，是重要的資料來源。讓我有機會參觀清代留下來的寶貴建築，非常感謝。

謝謝爸媽的支持，讓我任性的選擇自己想走的路。感謝老哥總是在我難過時陪我聊天、為我打氣。還有系辦的賴桑、系圖學姐，謝謝這三年的照顧。

最後，給一起在研究所努力的同學娟慧、欣蓉、怡伶、穎梅、佳怡…，吃喝玩樂鬥陣走的學妹俞榕、小怡伶、學弟伯嘉、阿樹、時欣…等人，跟你們在一起真的很愉快，讓我捨不得結束這段時光，謝謝你們。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使用文獻與專書回顧-----3

第二章 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南地區的傳教

第一節、台南地區的傳教歷史

一、南部長老教會的宣教-----6

二、教育的推行-----8

三、傳教的困境-----9

第二節、傳教方法

一、醫療傳教-----11

二、本土教徒對傳教的貢獻-----12

第三章 劉家在台南的發展

第一節、家族的歷史淵源

一、劉光求來台灣的經過-----15

二、劉光求的子嗣-----17

三、第三代的族裔-----18

第二節、家族的信仰

一、第一代劉光求與高德耀入教-----24

二、第二代家族成員的信仰-----27

三、第三代家族成員的信仰-----30

第三節、家族的興起與發展

一、家族的興起-----32

二、家族的發展-----34

三、日治時期劉家與台南地區的政教關係-----	37
第四節、家族的婚姻關係與社會地位的延續	
一、與各地望族的婚姻-----	40
二、與各界名人的婚姻-----	42
三、同為早期基督教家庭的婚姻-----	44
第四章 劉家與台南社會關係	
第一節、教育方面的貢獻	
一、長榮中學-----	48
二、長榮女中-----	50
第二節、醫療方面的貢獻-----	53
第三節、人才培養和其他地方貢獻-----	54
第五章 結論-----	57
書目-----	60

表目錄

〈表一：劉崑華世系〉	-----16
〈表二：劉光求子嗣〉	-----18
〈表三：劉麒麟子嗣〉	-----19
〈表四：劉大粒子嗣〉	-----20
〈表五：劉瑞山子嗣〉	-----21
〈表六：劉錫五子嗣〉	-----23
〈表七：劉家第三代最高學歷〉	-----36
〈表八：婚姻關係圖〉	-----45

第一章 緒論

緒論包含二個部分。第一是研究動機與目的，敘述筆者以劉家做為探討對象的理由，以及時間的斷限。第二是使用文獻，介紹筆者所選用的文獻、出處，以及使用的理由。並且簡述前人研究，以及和本文有相關聯的部分。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基督教長老教會 1865 年以後，對台灣南部教會發展有深切影響。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主要來自蘇格蘭教會與加拿大教會。¹1865 年來到台灣南部的英國長老會傳教士為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1836~1921)。他以醫生兼傳教士身份來台，在南部行醫並尋找傳教中心。原本教會的意願是選在打狗地區，但他認為府城人口多、是較好的地點，因此前往府城傳教。但受到多方壓力，只好暫時以打狗為據點。1867 年蘇格蘭宣教會增派李庠(Hugh Ritchie, 1840~1879)來台，形成醫療傳教的團隊。²然而第二年英船砲擊安平後，清廷被迫正視傳教士的權益保障。雖然如此，傳教工作仍然有許多困難。無論如何，馬雅各和李庠的團隊，在台灣南部，不論在醫療、信仰、教育方面都有很深刻影響，對台灣的近代化也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台灣人和平埔族 1869 年以免接受基督教，使傳教工作前進一步。西方傳教士來到台灣以後，就積極向當地居民傳教。1869 年 6 月 27 日，府城地區由李庠領洗的第一代信徒有七個人，其中包括馬雅各當時的房東、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和馬雅各早年認識的老人「Thih」、開設當舖、兼販賣鴉片的高德耀(高耀，1831-1896)、擺水果攤的吳雙江、衙門小吏、賣金紙的小販、以及一名中醫師。從這七個人可以看出，長老教傳教的對象是市井小民。高德耀、吳

¹ 「英國長老教會」是統稱，嚴格分類的話，南部主要是蘇格蘭長老教會，與北部的加拿大長老教會有所區別。多半在書籍中看到的名稱是英國長老教會。

² 有關長老教會的書籍，「傳教」與「宣教」併用的情況是常見的。筆者認為，「傳教」應該是早期外國傳教士將基督教信仰傳入台灣，而「宣教」則是在當地宣揚信仰的行動。但兩者同樣都有將信仰散佈、傳播天下的意義。筆者並沒有嚴格界定兩者差異。在本文中也會見到「傳教」與「宣教」併用的情況。本文指稱傳教人士為「傳教士」，而海外傳教組織為「宣教會」。

雙江是聽到傳教士佈道而前來，主動接受基督教信仰，並且戒掉鴉片煙癮。無論如何，在他們受洗後生活都有些改變，鴉片館和金紙館都結束營業。而受洗的中醫師，因為病患對基督教的不信任，也紛紛離去，事業難以繼續。³台灣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後的轉變，是教會與台灣社會連結的重要關鍵，使信仰更加接近大眾生活，進而拓展其範圍。

本文用台南劉家，做為研究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發展的對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揚上帝的福音、參與社會和世界的改造，也致力於普世合一的使命。⁴台南劉家參與社會以及普世的使命，是本文希望探討的部份。以台南劉家為探討對象，理由有三：一、台南劉家第一代是劉光求(瑞祥，1826-1887)與其異父弟高德耀，即前述府城最早受洗的七人之一，是家族遷台後接受西方信仰的代表。二、劉家為台南望族，又幾乎全族人都信仰基督教，不論以地方史或教會史的角度來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家族。三、劉家之社會回饋在醫療、教育等方面都有目共睹。本文是以家族史的角度，探討台南地方望族劉家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後的轉變、發展以及回饋社會的過程。

本文界定的時間範圍是從 1849~1970 年間。1849 年劉家第一代劉光求來台，二十年後高德耀受洗為基督徒。之後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灣傳道，藉由教育、社會福利、醫療等方式與台灣社會產生連結。1895 年日治時代開始，由於殖民統治，外國傳教士遭到驅離，教會逐漸「本土化」。1945 年以後恢復台灣傳教士為主體的教會體制。1970 年以後教會開始一連串的反省，以及致力於本土化的神學思想，是基督長老教會本土化的初始。因此將範圍界限在 1849~1970 年間。

³ 賴永祥，〈135 府城七人受洗〉，《教會史話》(台南：人光出版社，1998)，頁 87-89。

⁴ 鄭仰恩，《歷史與信仰—從基督教觀點看台灣和世界》(台南：教會公報出版社，1999)，頁 133。

第二節、使用文獻以及專書回顧

首先介紹最主要的資料來源。本文最主要的文獻資料，是台南劉家的族譜與回憶錄。筆者並未取得劉家第一代自內地帶來台灣的族譜，幸運的事，有關劉家的回憶錄、族系表、新聞報導等，大多收錄劉克全編著的《永遠的劉瑞山》。⁵這本書是了解此家族的重要參考資料，其中收錄了劉家第一代至今的族譜、相片、文章，另外還有劉克全親自編撰的〈劉瑞山家族和親戚的故事〉，敘述與劉家有姻親關係的其他家族。關於劉家第一代來台經過、在台灣紮根的過程，以及家族的成長故事，此書中有許多回憶錄提供參考。

其他參考資料，有筆者到長榮女中搜集的劉主安(1905-1994)的書信、著作《我在長榮女中四十四年》、以及一些教科書等。對於第一、二代較早期的文獻則是參考賴永祥編寫的《教會史話》，希望能較完整地呈現出劉家的歷史以及其社會關係。

由於本文是以台南劉家做為研究對象，不論《台灣教會公報》還是其他的文獻資料或一般書籍，很少有完整的記錄。因此本文選擇幾篇研究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文章，做為回顧對象。其中包含了基督教宣教的歷史記錄，以及用社會學觀點來看教會史的文章。

以國外傳教士為主要討論對象的是魏外揚著《牆上的名字——宣教士與台灣》。⁶此書以人物、書評和史話三篇論述，基督教家族擁有的社會關懷觀念之參考。書中提到學者王順民將戰後基督教所做的台灣福利分為三階段：(一)1940~60年代的醫療、教育服務；(二)1970年代的殘障、勞工和諮商的服務；(三)1980年代以後的多元服務趨勢。⁷其中第一階段與本文所要描述的年代與目標都較為接近，不過王順民是以第二次大戰做為分期，而筆者認為基督教會與家庭對於醫療

⁵ 劉克全先生，《永遠的劉瑞山》一書作者，為劉家第五代，劉光求三房劉瑞山之曾孫，太平境馬雅各教會會友。大學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學院民族社會學系。2004年編寫《永遠的劉瑞山》一書，自行書版付梓，共印250冊，發贈族系親友。2009年2月14日筆者前往台南拜訪劉瑞山祖厝，幸得劉克全先生贈閱此書。

⁶ 魏外揚，《牆上的名字——宣教士與台灣》(台北：台灣中國信徒佈道會，2000)。

⁷ 魏外揚，《牆上的名字——宣教士與台灣》，頁146。

和教育的貢獻應該是由早期傳教一直延續下來，因此論述年代比此篇早。另外，本書也以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機構數量作比較，說明基督教略多於天主教、遠勝過佛教，這也顯示了基督教在台灣社會福利方面有重要的地位，也帶出了宗教與社會的關聯。

另一本書，鄭仰恩著《信仰的記憶與傳承——台灣教會人物檔案(一)》分為宣教師、本地牧長篇與本地信徒三篇。⁸採取回憶錄的寫作方式記錄來台傳教士的事跡、本土牧師的生平，囊括南北各地教會的人物記錄。但是此書缺少對台南劉家的記錄。在第二篇〈敘述往事——有關劉氏家族〉。其中劉家指的是北部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第一代信徒劉安都(1832~1892)及其家族，全文是劉志明先生以晚輩的角度來記錄其曾祖父移民來台和信仰基督教，以及全家族在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下的子女教育、掃除迷信…等行動，這是一個由全家族觀點的來記錄教會家庭的歷史。⁹另一章〈信仰團體的歷史記憶和身分認同——族譜的故事〉，提到族譜所顯示的就是身分認同問題。¹⁰家族史是台灣教會史中重要的部分，這章雖並未對台灣某個家族作說明，但是對於研究家族史的方法值得參考。

瞿海源著《社會學與台灣社會》中第十一章〈宗教〉篇，描述閩粵人移民台灣後，將民間信仰帶入台灣，1860年代後基督教與天主教也傳到台灣。直到戰後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組織發展穩定。同書也討論宗教帶來的社會功能，個人觀點、認同感、社會結構以及文化層面。在這些層面，本文希望以台南劉家為例，顯示出家族與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吳學明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介紹長老教會在南部的醫療行動、終戰前長榮中學的歷史、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三自運動，以及《府城教會報》的歷史價值。¹¹這些都是了解南部教會某些特定活動上很重要的參考依據。本文要討論的

⁸ 鄭仰恩，《信仰的記憶與傳承——台灣教會人物檔案(一)》(台南：教會公報出版社，1999)。

⁹ 鄭仰恩，《信仰的記憶與傳承——台灣教會人物檔案(一)》(台南：教會公報出版社，1999)，頁191~195。

¹⁰ 鄭仰恩，《歷史與信仰——從基督教觀點看台灣和世界》(台南市：教會公報出版社，1999)。

¹¹ 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台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

台南劉家與台南的教會學校，如：長榮中學(長老教學校)和長榮女中(長老教女學校)。同樣也是吳學明著《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切入點與前一本不同。這是以著名的幾位西方傳教士當作記錄對象，在第二章〈台灣醫療宣教之父——馬雅各醫生〉一文中提到教會遭到焚搶、莊清風殉教的事件。¹²說明當時長老教會遭受到的許多挫折。

¹²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7)。

第二章 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南地區的傳教

此章分爲三節。第一節略敘長老教會在台南傳教的情況。第二節提到傳教的方式，重心放在醫療傳教、以及本土信徒培養兩部分。第三節介紹台灣教會的轉變，分爲清治、日治與戰後，在不同時期、不同執政下，對教會的影響與轉變。

第一節 台南地區的傳教歷史

一、南部長老教會的宣教

長老教會到台南傳教的背景和發展，與當時國際情勢相關。1858年天津條約的簽訂，台灣府和淡水開港之後，打狗與基隆也相繼開港。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長老教會 1865 年來到台灣，在台灣南部開始傳教工作。英國長老教會駐廈門的傳教士杜嘉德造訪淡水及艋舺，發現台灣適合成爲廈門之後的新宣教區，因此建議長老教會派傳教士來台灣。馬雅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台灣的，他由杜嘉德陪同，在 1864 年初到廈門學習中文，由於廈門教會人力不足，馬雅各醫師在 1865 年 5 月決定隻身前往台灣開拓新教區，一直到李庠 1867 年來台前，他都是獨自或與幾位短期派遣人員在府城傳教。當時不論南北，宣教的中心地區都圍繞著條約港(淡水、打狗)。這是因爲這些港口都鄰近重要城市，而且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區。天津條約以後，傳教士受到條約保護，傳教較爲可行。

馬雅各與李庠，是南部傳教的重要推動者。馬雅各的工作主要是醫療和傳教，原本是在府城地區，但是受到迫害和反對，不得不轉到打狗繼續傳教醫療工作，而以打狗爲南部的傳教中心。直到 1868 年馬雅各才又再回到府城傳教。1867 年李庠來台，他將福音傳至南部各地，如：阿里港、東港、阿猴、竹仔腳、杜君英、鹽埔、橋仔頭…等。¹³1868 年爆發樟腦事件。起因是英國人認爲在天津條約後，英商擁有自由貿易權利，而台灣官府認爲樟腦是專賣，雙方認知不同，產生衝突。1868 年 2 月怡記洋行的必麒麟用六千元，買下樟腦，卻被鹿港同知扣留，雙方

¹³ 徐謙信、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頁 8。

爆發衝突。在衝突中，台灣人的怒氣波及到外國傳教士和教堂，開始有毆打教徒、焚燒教堂的攻擊行爲。同年 10 月英國出動武力，炮擊安平港，並簽定協議，解除西方傳教士以及教徒的危機。¹⁴安平砲擊事件以後，傳教士受到官方保護，馬雅各才回到府城，與李庠展開安平和打狗兩地的傳教活動，馬雅各以府城爲傳教中心，積極向平埔族社群傳教，在南部西拉雅和中部巴宰海族社群中都留下了傳教的紀錄。李庠以高雄、屏東地區爲傳教中心，建立了幾個教會，到 1874 年 2 月的「使信月刊」記載英國長老教會的傳教佔有廿二處，本地傳教士有七名。¹⁵除了馬雅各和李庠之外，還有德馬太(Matthew Dickson, 1871-1876)、甘爲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等人。馬雅各的努力和李庠的發揚光大，使基督教的福音得以傳到台灣南部。不過相較於信仰的傳佈，醫療工作和教育工作更容易被台灣人社會接受，直接受惠。

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教會隨著政治情勢的發展，有所轉變。大致可分爲以下三個時代：(一)1865-1894 年間。清治時期的台灣，對外國宗教並不友善。晚清時基督教士來到台灣，希望將福音散播在這片土地，但是傳教的過程是艱辛困難的。北部早期以原住民爲傳教對象，採用醫療方式，南部以台南、高雄兩地爲主要地區，在平埔族社會中傳教稱得上順利，然而在原住民以外的台灣人社會中，傳教受到極大的限制。教會被解讀成是巫術、詛咒的團體，他們會以醫療當掩護挖取人心，而病痛正是他們帶來的。當時社會對傳教士及教會的誤解之深，使得傳教工作受阻、也使傳教士和本土信徒生命受到威脅。

(二)1895-1945 年。日治後，教會受壓迫的情況稍有緩和。日本對教會的態度不強勢，也曾派遣教會人士來台灣。但是在教育上日本政府和教會就起了非常大的衝突。教會反對向天皇朝拜，在漢文與日文教育上也是多有爭執。1936-1945 年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本當局對教會的打壓最爲嚴重。台灣教會被懷疑是不忠於

¹⁴ 徐謙信、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0。

¹⁵ 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7)，頁 69。

日本的組織，台南神學院被迫關閉，外籍傳教士也被趕出台灣。¹⁶

(三)1945~1970年。戰後的轉變，主要在於教會的本土化。自從基督教會傳入台灣以來，台灣教會便持續在朝著「三自」的目標前進，「三自」強調的是台灣教會自主自立，台灣信徒奉養自己的教會，以及培養台灣本土的傳教人員。1945年之後的教會更加朝著這方向努力，爲了統一分裂成兩大部份的南北教會，1949年南北兩大會派出卅七名代表，在彰化及台中召開南北合一的協調，1951年在台北雙連教會成立第一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¹⁷台灣教會經歷了清治、日治的政治社會轉變，也從依賴外國教士會的情況轉變成自立的本土教會。

二、教育的推行

教育隨著時代背景不同，有所改變。1875年以後，南部的教會工作開始有了轉變，宣教工作持續進行著，但開始強調信徒的培育，由「量」轉「質」，從原本只要求增加信徒數目，轉變成要求信徒對教會的虔誠、以及要求識字。這是因爲隨著信徒的增加，宣教人員明顯不足。再加上初期教徒多半不識字，又往往無法堅持信仰。教會開始從希望有更好的宣教品質，轉而重視教徒的培育，致力於宣教人員的培養。

台灣本土傳教人士的培育，是推行教育的主因。雖然傳教士和信徒的人數不斷增加，然而水土不服的情況嚴重，傳教士或其家屬被迫離開台灣休養，終止傳教活動。另外，外國傳教士受到台灣人的排斥，認爲是「番仔教」而不願接近，爲了解決傳教士外派和種族排斥的問題，長老教會不論南北均致力於本地傳教士的栽培。

長榮中學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當時的台灣人識字率不高，生活並不富裕，在衛生醫療條件差的狀況下，傳教士一方面希望能透過教育栽培神職人員，另一方面也期待能透過教育來提升台灣人民的生活品質，而有創辦教育的念頭。施大

¹⁶ 「認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編輯小組，《認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人光出版社，1986)，頁7-50。

¹⁷ 同上，頁21。

關(David Smith, 1876-1882)在 1876 年 5 月的信中寫到：「目前台灣教會極需要有系統地教育其精明有為而願意獻身的青年們，將之培養成爲合主差用的僕人」。¹⁸這段話顯示了當時長老教會對教育的目的和期望。1876-1883 年長老教會在台灣府和打狗都設立了傳道師養成班。1877 年台灣府教師會成立。1879 年在台南新樓建立台南神學院，開始了教育傳教士。當時來到神學院就讀的學童，多半都是家貧、沒過讀書的孩童。因此，神學校除了教會事務外，還必須教導一般的知識和課程，對許多傳教士而言，這是沉重的工作。在 1883 年就有提供更好的中等教育的提議出現，此爲 1885 年長老教中學，即今日長榮中學的建立緣由。

中學則是培養青年，使其有能力進入神學校，並且培養小學教師。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基督教會對台灣的教育，並不僅限於傳教的目的，而是希望能夠從根本上改善台灣人民的生活，並且以未來能夠延續不斷的傳教爲目標，是長遠的理想。關於長榮中學，頁四十六至四十八將再討論。

長榮女中也是教會在教育上的一大貢獻。李麻牧師與李麻牧師娘(Mrs. Ritchie, 1880-1884 在台灣)致力於女學的建立。他們 1887 年創立了長老教女學校，即今日長榮女中。長老教學校與女學校詳細情況於第四章第一節說明。綜觀台南的長老教會教育，神學院是教會人員培養的途徑、中學是預備進入神學校的青年學子和小學未來教師的培育地、女學校主要是培養教會內婦女工作人員。這些教育的途徑，都是長老教會爲了未來能夠順利在台灣傳教而做的努力，之後雖然在教育上面臨了時代的變遷和政治的限制，但是教會對於台灣教育的啓發和推行，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關於長榮女中，頁四十八至五十一將再討論。

三、傳教的困境

台灣人對外來者的不信任，是傳教困難的主因。基督教傳入台灣，是伴隨著不平等條約的簽定以及開港通商而來，因此台灣人難免對其帶有情感上的排斥。站在教會的立場，戰爭與教會的信念是背道而馳的，但是在當時，外國宗教不得

¹⁸ 徐謙信、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8。

不依靠政治作依靠，才能順利到達台灣。因此天津條約以後，對長老教會來說是傳教的一個好時機，教會碰到問題，也必須依靠政治保護，因此教會與政治有了密不可分的關係。當時英國與台灣之間有鴉片貿易，但傳教士卻希望台灣人能夠改掉吸食鴉片的惡習。這矛盾的狀況使得台灣人不能信任外國傳教士，而傳教士自己本身也難以破除這樣的窘境，僅能向國會發出禁止鴉片販賣的呼籲，但實際上並沒什麼效果的。

宗教的排斥，引起民眾暴動。1868 年樟腦事件是對基督教會打擊最嚴重的一個事件。雖然開端與樟腦有關，但影響事件持續擴張的，是排斥西方人的心態。當時羅馬天主教想要在台灣購地不成，並且被指控在井中放毒，天主教堂被民眾燒毀，因當時的暴民沒辦法分辨天主教與長老教會的不同，連帶著長老教會在埤頭的教堂也被拆毀。在此混亂中引發了同年莊清風(1839-1868)的殉教事件。最後是英國以武力出面，但也因此政治與宗教更難以分開。事件之後英國與台灣政府做了協議，其中包括了保障傳教士的權益以及禁止毀謗等內容，這是馬雅各醫師回到府城傳教的契機，也是府城教會中心建立的緣由。

除了對教會的排斥以外，在當時的教會中，信徒叛教或墮落也是嚴重的問題。信徒難以改變台灣人社會的信仰習俗，也有信徒在改信後，如果遇到任何災難，都歸咎於舊信仰的「神明」發怒，因此造成許多信徒決定退教。¹⁹並且吸食鴉片的情況嚴重。即使是信徒，有的也會藉故不出席主日學，平常日也不會進入教堂參拜，沒有機會接受信仰教育。當時大部分人是以前困為理由，生活忙碌，沒有時間到教會。面對這些問題，教會是以勸勉、禁聖餐、除教籍等方法來使他們悔過，雖然對少部分人有用，但是大部分情況說來，信徒並沒有表現出反悔的意思，反而順勢退出教會，這是教會感到非常惋惜的事。²⁰宣教師除了勸勉之外，也更加謹慎的選擇受洗的人。在 1883 年，南部地區只同意領洗十六人，與 1880

¹⁹ 徐謙信、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6。

²⁰ 同上，頁 68。

年的八十三人、1882 年的七十一人相比，將近少了三分之二。²¹這顯示了當時南部教會對評選的謹慎。

總結長老教會所面臨的問題。一來是教會與政治密不可分的矛盾關係、其次是教會的教義與台灣傳統習俗大不相同，第三是教會內部信徒素質良莠不齊的問題，最後是台灣人根深柢固的排外思想。這些問題都加深了傳教的困難，也是教會致力於教育的重要原因。長老教會相信，靠著教育，能夠改變台灣人的信仰、加強神職人員的培養、以及對教會品質的提升。

第二節 傳教方法

一、醫療傳教

醫療傳教在台灣，不論南北都是重要方式。德馬太認為醫療對傳教的助益在於取得病人的姓名、年齡、地址等資料，在病人住院期間能夠對他傳福音，並且透過身體疾病的治療過程，讓病人親身體驗到信仰的力量。²²對教會內部而言，有些傳教士認為醫療只是傳教初期的手段，等信徒人數增加後，就可以捨棄醫療一途。另一派人如德馬太認為，醫療是必須持續與傳教活動配合的活動。²³當時接受西方醫療者，多半是貧民、長期為宿疾所苦者，其中又以眼疾者居多。²⁴透過西方醫療的知識，並且一邊治療一邊傳教，使病患逐步接觸基督教信仰，甚至轉而改信基督教。其成果使得醫療成為台灣傳教史上重要的傳教方式之一。

在台灣的長老教會，可粗略地分為南北兩派。南部是英國長老教會，1865 年由馬雅各來到台灣南部宣教開始；北部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由馬偕 1873 年來到淡水宣教開始。不論是英國或加拿大長老教會，都是以醫療為主要傳教手段。原因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息息相關。當時的台灣人口組成有高山族、平埔族及

²¹ 徐謙信、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68。

²² 同上，頁 24-25。

²³ 同上，頁 24。

²⁴ 同上，頁 25。

漢人。漢族中又有強烈的族群、地緣、血緣等畫分。住在山區的原住民部落被視為是「野蠻而好鬥」。《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中提到他親眼看到「生番」獵人頭的情況，因此他感慨認為要將他們教化成溫和的人民是極困難的工作。²⁵但是馬偕同時也說「生番」的社會沒有熟番或漢人社會中那麼多的吸食鴉片、多妻、姦淫的惡行，只是他們極度迷信自然神，在信仰上就與基督信仰差異甚大。由此看來，在傳教士的眼中，「生番」並非最早傳教的對象與目標。他們的出草行為也阻礙了外界進入，當然也成為基督教傳播的阻礙。而移民來台者本身就有很深厚的宗教信仰，例如：媽祖、廣澤尊王、開漳聖王等神祇信仰，便隨著移民腳步根植台灣。漢人社會也帶有宗族觀念，對於血源特別重視，並強調飲水思源。由這種種漢人習俗來看，多神信仰和祖先祭拜是最主要排拒基督教的因素。另外，住在漢番交界處，平埔族則是初期宣教的主要對象，因為他們的信仰觀念不似台灣人那般嚴格，簡單來說，就是選擇有利益的一方相信，因此當傳教士帶著西方先進的醫療技術進入部落中，為其人民治好長年的疾病——如馬偕的拔牙傳教——要使其轉變信仰並非難事。

在南部，醫療傳教也有所進展。馬雅各在府城創建了二老口醫院，就是今日的新樓醫院的前身。為了區隔新舊，將早年創立的二老口醫院(或稱看西街醫館)被稱為舊樓醫院。設立醫館是醫療傳教的一個進步，傳教士不必再到外地奔走，有固定醫療、宣教的地點。然而固定的缺點是很容易成為反教者攻擊的對象，例如其他的醫館對於患者被西方人搶去，便散佈誣陷傳教士的不實流言，忿怒的反教者也會群起攻擊教堂或醫館。但無論如何，醫療是傳教重要的方法。

二、本土教徒對傳教的貢獻

本土信徒對宗教傳播有所貢獻。傳教士來台後，多半僱用台灣人擔任傳教士助手。一方面是傳教士考量到經濟、生活各方面，雇用台灣人較有益處。另一方

²⁵ 馬偕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台北：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2007)，頁 197-209。

面是學習語言也較方便，傳教士要學會台灣話，透過與僕人不斷的對話，進步很快。這些傳教士雇用的台灣人，對傳教造成影響。林素珍提到英國長老教會的傳教方式是由一位傳教士和幾名當地信徒結合成一個團隊，從點而面的推展，稱為「遠心宣教法」。²⁶此種方式特別適用於府城地區，因為它必須配合城市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發展，將傳教範圍維持在城市能影響到的地區。²⁷所以在南部，遠心傳教法是常見的傳教方式。吳文水就是擔任傳教助手的角色。他未接受過教育，並有鴉片煙癮，在聽到馬雅各佈道後，接受基督教信仰，並且戒鴉片。他原本是擔任教堂的管理員，後來逐漸參與傳教工作。1865年他陪同馬雅各從廈門來台灣，直到1875年退休回到廈門老家。²⁸另一位傳教助手是高長，他也是引介本文第一代劉光求進入教會的人。

加拿大教會的方式與醫療傳教較為密切，但仍然會栽培本土信徒成為助手。不論是南部或北部，傳教士來到台灣都必須靠助手的幫助，在生活方面、醫療方面和傳教方面都相同。早期本土信徒出身低下階層，大多沒受過教育，受雇於傳教士身邊工作，受到感召接受洗禮，而成為基督徒。本土的信徒對基督教的傳道來說，是一分助力。

然而，本土信徒同時也造成傳教時的困境。傳福音的重要關鍵在於「與上帝相遇」和「得自由」。²⁹前者是指民眾聽到傳教士佈道，得知基督教信仰思想與教義，並且願意改信基督教。後者指信徒接受基督教思想後，從台灣傳統舊習中解脫，不再祭拜祖先、遵從孔孟思想。本土信徒在傳教時，往往會特別強調改變舊習這方面。一來是他們對「破除偶像」這個改變特別有感觸，二來是他們能夠了解祭祖時的習俗規則，卻無法通曉聖經的教義。這使外國傳教士非常困擾，因為單獨強調除舊習，不能幫助民眾了解基督教義，反而會造成反感。³⁰雖然本

²⁶ 林素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台灣原住民宣教之研究(一九一二~一九九〇)》(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10-14。

²⁷ 徐謙信、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7。

²⁸ 同上，頁8。

²⁹ 同上，頁15。

³⁰ 同上，頁15-19。

土信徒會帶來這樣的困擾，但是他們的台灣人身份，使他們在傳教時較西方傳教士更能被台灣人接受。在生活照料、語言溝通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此本土信徒對台灣基督教而言，是傳教的一大助力。

第三章 劉家在台南的歷史

本章共四節。第一節是有關劉家的歷史淵源，第一代來台的情況，以及後代的族系。第二節介紹劉家的信仰，從第一代接受基督教，成為虔誠基督教家族開始，對後代族人信仰的影響。第三節是劉家的興盛與發展，從劉家經濟的起步、成功，來探討經濟興盛對家族的影響。另一方面，經濟影響家族地位，使劉家能夠影響政治、教育界。第四節是家族社會地位之延續，探討婚姻關係，以與望族、與名流、及同為早期基督教家庭的婚姻為例。

第一節 家族的歷史淵源

一、劉光求來台灣的經過

首先介紹劉光求的生平，以及來台經過。劉家第一代來台祖先為劉光求(瑞祥 1826-1887)。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劉光求 24 歲，來到台灣府城。³¹劉光求先與家眷住上帝廟後方，在東邊枋橋頭銅鑼店，即今民權路兩段巷內。後再遷居東邊今太平境教會禮拜堂宿舍大壁向北厝，在今日台南市公園路六號。之後，再遷移至元會境，在今日民權路一段一帶。³²劉光求的子女在清末和日治時代都是府城的實業家，居住地在今北門路一段、青年路、興華街一帶。今日興華街、青年路之土地有極大多數為劉家所有，應是當年打下的基礎。劉光求隨部隊來台，也將劉家族譜攜來台灣。依照劉家的說法，到台灣後，劉光求去世時諡「五品軍功官章春生諡瑞祥」。³³是清廷賜予平亂有功勞者。

³¹關於劉光求之父，在《永遠的劉瑞山》和賴永祥《教會史話》中均有提及：「劉光求之父劉崑華(1794-1830)，生於嘉慶九甲子年十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十庚寅年五月初七，葬於泉州府晉江縣。妣李晉朝 1800-1874)，生於嘉慶十五庚午年十月初十，……卒於同治十三甲戌年七月廿二日，先葬在大南門外土名田草寮。」(賴永祥，〈322 劉光求神主牌談起〉《教會史話》，頁 55-59)

³²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21。

³³ 賴永祥，〈322 劉光求神主牌談起〉《教會史話》：「……一日內弟改造持一神主牌，說是劉家舊厝改建時發現者，牌上刻有：顯考例贈五品軍功官章春生諡瑞祥劉公。顯妣例贈七品孺人閨名朗娘諡明德，二位神主……」。

會)的老信徒，其妻李朗(1840-1899)並未隨夫入信。³⁴

劉光求於 1887 年(光緒十三年)去世，先葬在三分子教會公墓，與其母合葬，後改葬在竹篙厝基督教公墓。妻李朗因為不肯隨夫改信，並未葬在教會公墓，而葬在台南小南門外仁和里大林社土名員山仔即王輝記的公地。³⁵

二、劉光求的子嗣

劉家第二代有四男一女。。長男麒麟(瑞仁，1863-1909)、二男大粒(瑞琛，1865-1937)、三男瑞山(岐鳳、麒麟，1867-1947)、四男錫五(瑞臨、瑞麟、幼名天福，1874-1955)、長女到金(教金，生卒不詳)。³⁶四兄弟很早就分家，並且各自創業。劉麒麟經營菜剝業，後來到台東卑南地區，與生番、熟番做買賣。四十九歲時得病不治，在台南家中去世。劉大粒在元會境開雜貨店。劉瑞山與劉錫五合作，同樣在元會境開設一家雜貨商。由於他們待人和氣、信用良好，與顧客相處愉快，因此生意日漸興隆，甚至發展成台南數一數二的商行。經營一陣子後，劉瑞山與劉錫五分家。劉錫五移居到元會境乙二五三番地居住。而後不久，和源商號也遷移到府東巷街乙九番地。³⁷劉光求的四名兒子都從事商業貿易，其中以劉瑞山的和源商號最為知名。

最早受洗為基督徒者，是曾被高德耀收為養子之三子劉瑞山。其被領養及受洗之經過留待下一章討論。長男麒麟在 1884 年由巴克禮(Tomas Barclay，1849-1935)領洗，劉錫五則是在 1913 年由高金聲(1873-1961)領洗。但二子劉大粒並未受洗為基督徒。排行第四的劉到金身為女性，無記錄生卒年、是否改信以

³⁴ 雖然李朗並未入教，但其墓誌銘是約翰六章四十節「我父親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也許是後代信仰基督教之子孫將信仰加之於祖先之墓誌銘上，可見其家族信仰之深。《永遠的劉瑞山》，頁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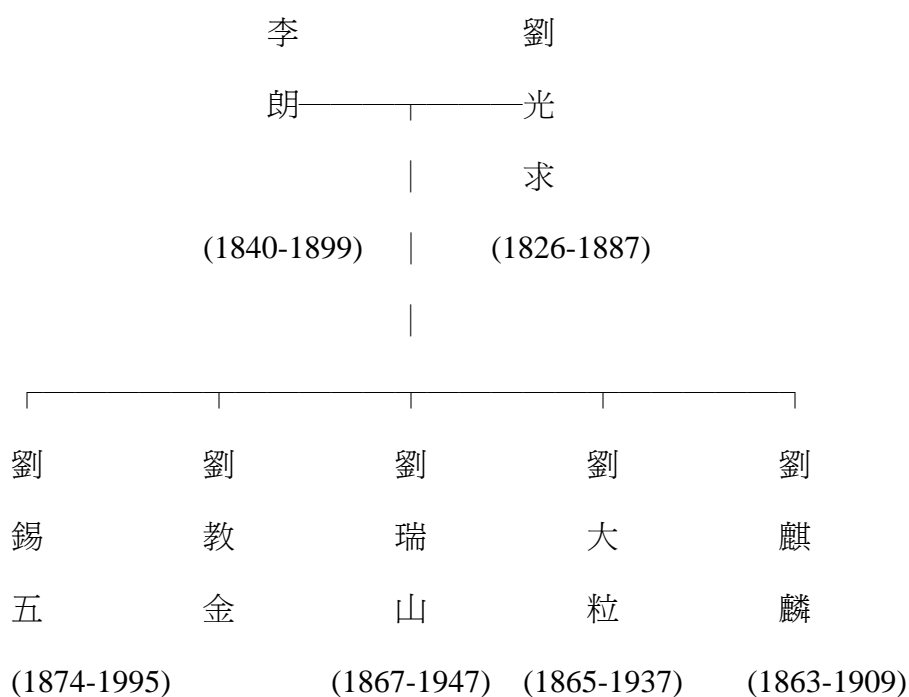
³⁵ 賴永祥，〈322 劉光求神主牌談起〉《教會史話》，頁 55-59。

³⁶ 《永遠的劉瑞山》記錄為劉到金，又名教金，但在劉青雲手札中記錄為劉阿金。根據劉克全先生的說法，當年劉青雲是在日本同志社求學時，與其堂兄弟劉子能、子恩閒聊時所做的記錄，因此人名的記載不盡相同，可能是經由口述，只知其音不知其字、或是一時筆誤造成。

³⁷ 劉克全先生於《永遠的劉瑞山》中，收錄其祖父劉青雲於日本同志社中學唸書時的手札，封面留有「劉青雲印」紅色印章，經青雲之子改造先生鑑定，確實是劉青雲之筆跡。記錄時間為 1915 年 8 月，標題為「家庭歷史、血統的由來」。全文以日文寫作，劉克全先生將其翻譯後收錄於書中頁 11-18。

及其子孫族裔皆無可考，由此看來還是留有早期中國傳統父系社會的影子，女性及外孫無記錄。就整個劉家家族記錄來看，這是一個特例，因為劉李晉娘、李朗均有詳載其生卒年及葬身之地，而劉改造編印的「劉光求來台族系族譜」收錄不分男女，均有詳細記錄。³⁸家族史角度來看實屬不易，能夠看得出來劉家在早年便重視家族記錄，以及有尊重女性家族成員的開明思想。

〈表二：劉光求子嗣〉



三、第三代的族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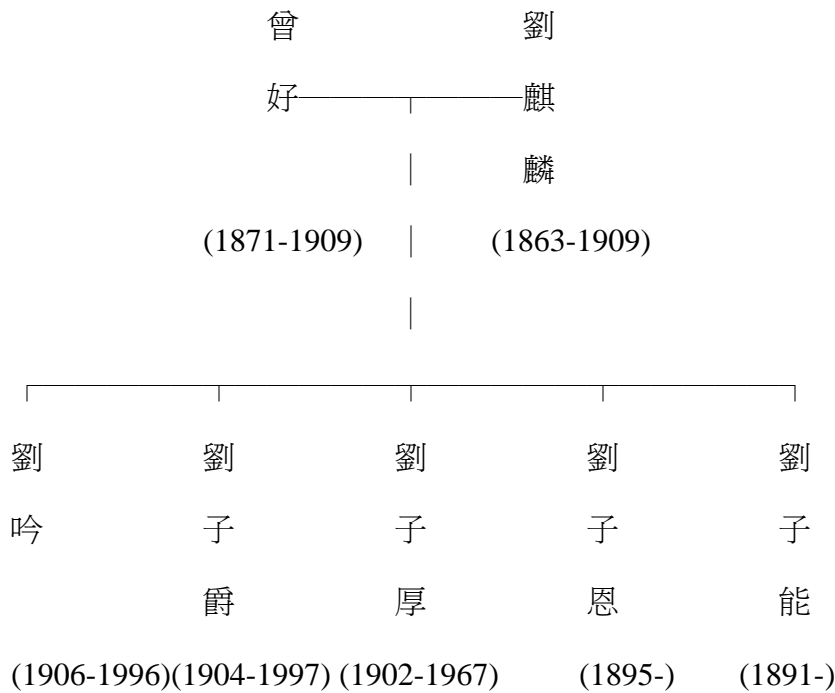
劉光求內孫十八人、內孫女十九人。

大房劉麒麟娶曾好(1871-1909)，有四子一女：子能(子龍、主龍，1891-?)、子恩(主恩，1895-?)、子厚(子護、主護，1902-1967)、子爵(主爵、主足，1904-1997)、吟(1906-1996)。劉麒麟夫妻早逝，子女由三房劉瑞山照顧。劉瑞山本身育有七子

³⁸賴永祥長老為劉家之姻親，其著作《教會史話》〈138 劉光求族系〉，頁 93-95。他提到此本族譜「收錄光求族裔，不分男女，並記各配偶名者，甚詳」。而劉克全先生贈閱之《永遠的劉瑞山》一書中，亦收錄有劉家自劉光求一代起至今(2004 年)各房之族系族譜，其中關於女性族人之記錄甚為詳細，可見早年劉家傳下來之家族歷史，並未如傳統中國社會將女性置於族系之外。

五女，要養育這麼多的兒女需要雄厚的經濟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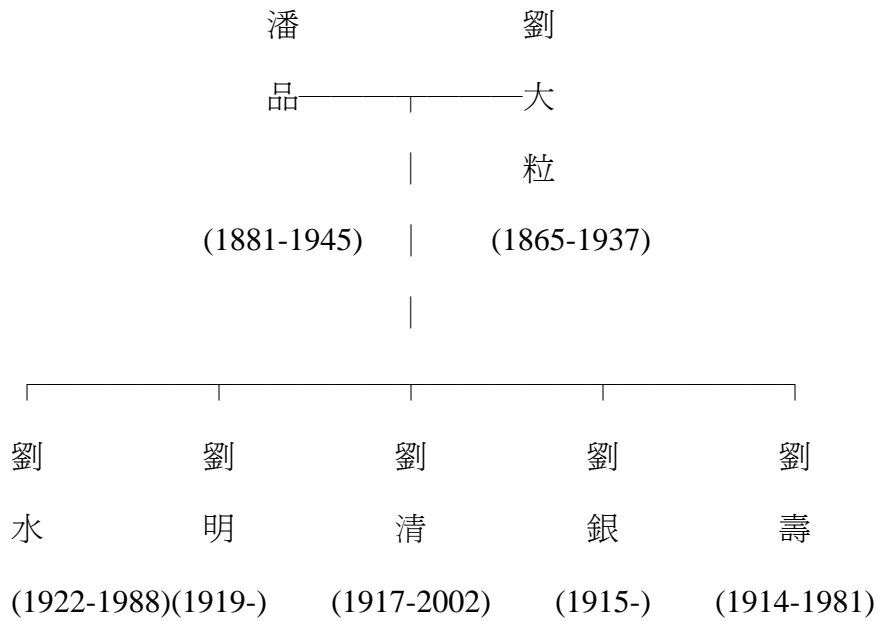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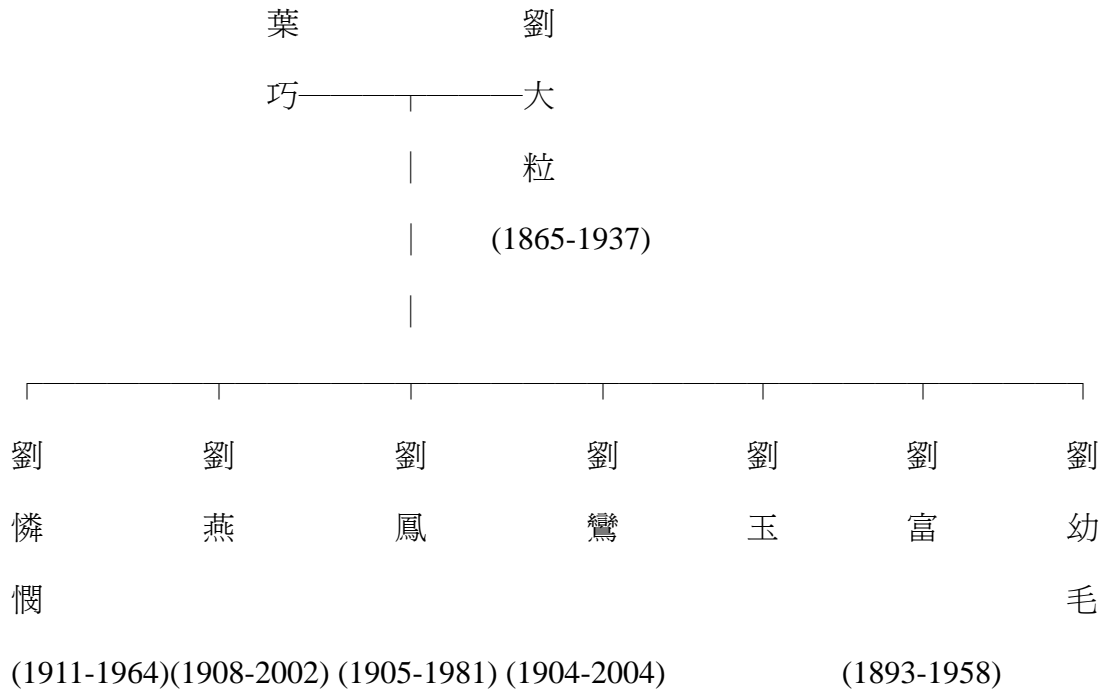
〈表三：劉麒麟子嗣〉



再來介紹二房劉大粒。他娶有二妻，大妻葉巧(生卒不詳)生有一子六女：幼毛(子文，生卒不詳)、富(1893-1958)、玉(生卒不詳)、鸞(1904-2008)、鳳(1905-1981)、燕(1908-2002)、憐敏(憫 1911-1964)。二妻潘品(1881-1945)生有四子一女：壽(嵩壽 1914-1981)、銀(1915-)、清(1917-2002)、明(1919-)、水(1922-1988)，目前健在有劉銀和劉明二人。³⁹

³⁹此書成書於 2004 年 8 月。《永遠的劉瑞山》一書出版時劉鸞尚健在，2008 年 5 月 28 在加拿大去世，高齡 104。除劉鸞去世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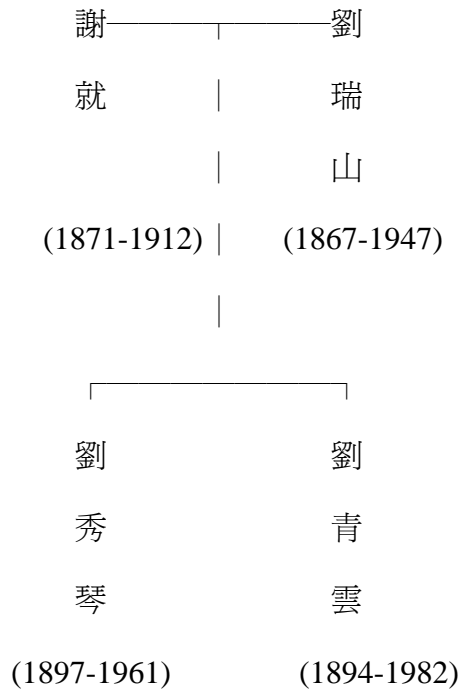
〈表四：劉大粒子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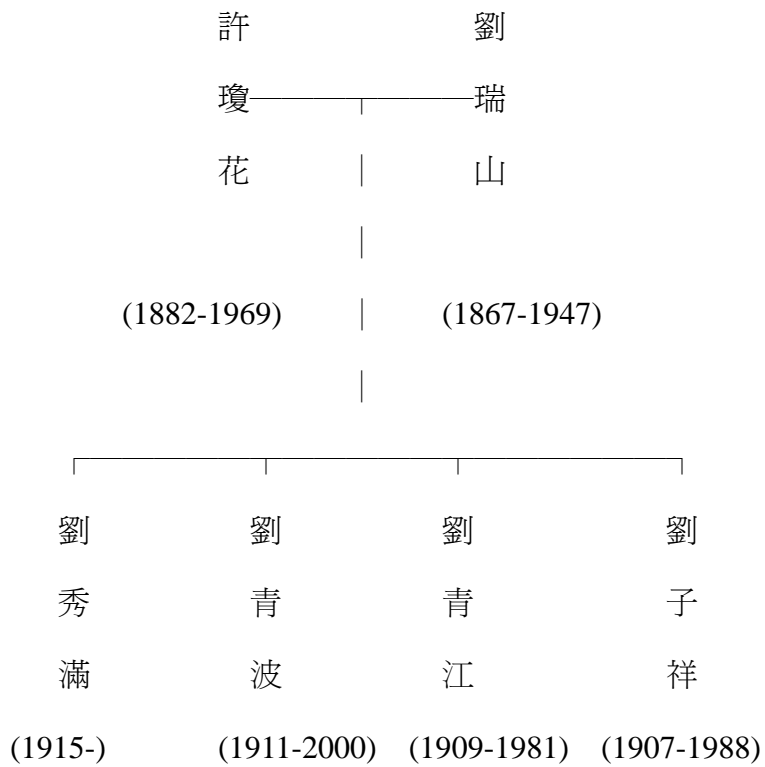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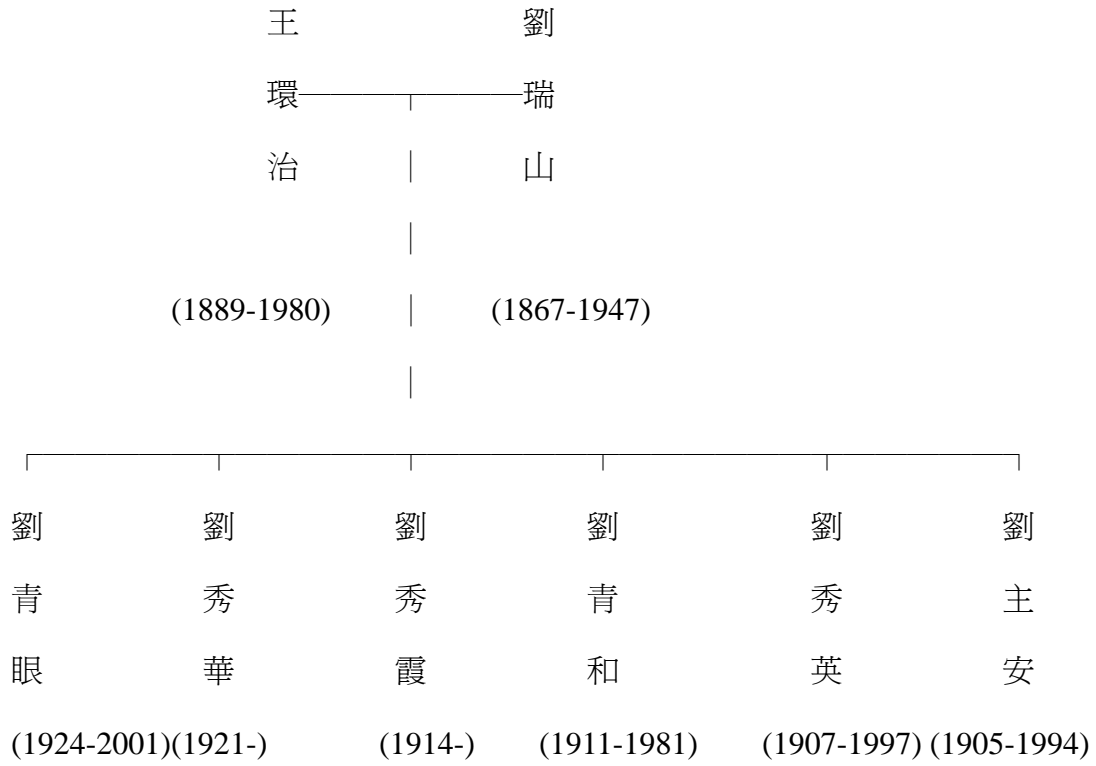


三房是劉瑞山。娶三妻，育有七子五女。大妻劉謝就(1871-1912)育有一子一

女：青雲(子燈、主燈，1894-1982)、秀琴(1897-1961)。二妻劉王環治(1889-1980)育有三子三女：主安(1905-1994)、彩仁(鶯，1908-1995)、青和(主忠，1911-1981)、秀霞(1914-)、秀華(1921-)、青眼(1924-2000)。三妻劉許瓊花(1882-1969)育有三子一女：子祥(主平，1907-1988)、青江(主來，1906-1981)、青波(主義，1912-2000)、秀滿(1915-)。其中青雲之名是林燕臣牧師所取，而青眼是由兄長青雲取名，原意是日本劍道最高段，中文有長輩疼愛呵護的意思，他也是家族中唯一具有牧師身份的人。目前尚健在者為秀霞、秀華與秀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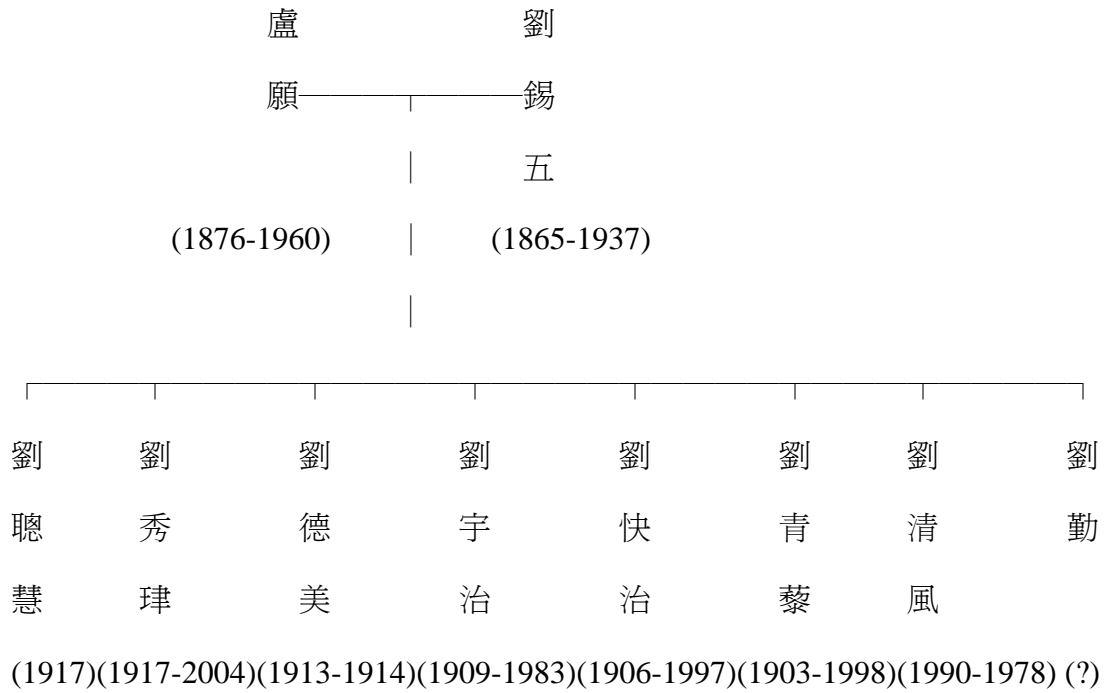
〈表五：劉瑞山子嗣〉





最後是四房劉錫五。娶妻盧願(1876-1960)，育有二子六女：勤(謹治)、清風(主送，1900-1978)、青藜(主照，1903-1998)、快治(1906-1997)、宇治(1909-1983)、德美(1913-1914)、秀琿(1917-2004)、聰慧(1917-)。目前僅聰慧一人健在。

〈表六：劉錫五子嗣〉



資料來源：劉克全，〈台南市壽町劉光求家族族譜〉《永遠的劉瑞山》，頁 33-58。

劉家第三代取名帶有含意。男性多以主為名，因「主」與「子」音近，在台語唸法相同，可見家族信仰深切。而劉家第三代人才輩出，在宗教信仰、教育、社會以及經濟方面都有長遠的影響及貢獻。

第二節 家族的信仰

一、第一代劉光求與高德耀入教

劉家第一代的入教，將分別介紹劉光求與高德耀入教的過程。關於劉光求的信仰，可以從他後人的回憶看出。劉光求何時受洗為基督徒無法確定，應在異父弟高德耀以後。劉家第三代劉主安擔任長榮女中校長時，曾撰寫 1970 年 6 月長榮女中畢業禮拜講道稿，提到：祖父劉光求，大約是在一百三十年前(1840 年)，從泉州渡海來台。馬雅各於 1865 年來台。劉光求可能聽到他宣傳福音，悔改而接受耶穌為救主，成為二老口教的信徒。終其一生，擁有堅定的信仰，做耶穌的僕人。他於 1885 年，享年六十三歲去世。⁴⁰這段敘述中有兩點錯誤，第一是劉光求來台時間為 1849 年，距離此演講時間應是一百一十年左右。第二是劉光求去世時間的錯誤，依族譜記錄應是 1887 年六十一歲，在年齡計算上是否有台灣習俗的「虛實歲」之差別不得而知。雖然有時間上的錯誤，但這段敘述能夠看出劉光求受洗為二老口教會之教徒，並且終其一生侍奉耶穌，其信仰改變也影響其子嗣及家族。由其妻李朗堅持不改信，未葬在教會公墓、而其母劉李晉娘撿骨並合葬於教會公墓來看，應該是能夠接受基督教信仰。

身為台灣早期接受基督教信仰者，劉光求與其他信徒，在態度上稍有不同之處。同為教徒的莊清風，就是一個例子。1868 年，發生台灣首例殉教案，即莊清風事件。起因是莊清風之妻不願隨夫改信，多次因宗教問題被拳腳相向，某日趁莊清風外出時避返娘家，莊清風去找她時，被附近鄰居毆打砍殺至死。由莊清風事件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對改信基督教仍然深感排斥，認為這是「信外人的教」。而教徒希望自己的親屬隨自己改教，可能也會遭受挫折。以劉家為例。劉光求是大家長，信仰基督教後應該會帶來家族中的改變，最直接影響者便是劉家至今仍然是台南基督教長老會信仰重要的代表家族。從個人來看，妻李朗與二子

⁴⁰ 筆者前往長榮女中訪問並收集資料時，於校史室的木櫃中找到多本劉主安校長親自編撰之高中課本，有數學、力學大意、自學化學、自修物理……等等，厚度薄、約 25k 筆記本大，全是印刷釘裝紙本，其中包含了「第二次機會」、「滿足的秘訣」等演講稿，以及收錄在《長榮女中九十年校史》中之「我在長女的四十四年」單獨影印本。賴永祥於《教會史話》中也有提及劉主安擔任校長、主持 1970 年畢業典禮時，以「第二次的機會」講道。

大粒未改信，並沒有引起家庭不合。關於李朗有以下記錄：「……劉家的子孫都知道李朗聰明且頑固，許多子孫遺傳著他的特質。子孫們也很喜歡親親他的墓碑，因為親過後可以帶來吉祥富貴。」⁴¹提到李朗的墓地，也有「風水極佳」的說法。由此看來，劉家是能夠接納不同信仰的家族，而且仍有風水觀念。

劉光求經濟上並不優沃，成為教友後一直默默為教會奉獻，他在臨終前說：「我要返天父家，勸大家要熱心敬拜上帝：人生最要緊的就是遵守祂誠命」。⁴²劉光求入教是受到馬雅各醫生的感召，並不是利益關係。他終其一生對信仰態度是虔誠而堅定的。

接下來談談劉光求之異父弟、同樣是第一代來台的高德耀。1849 年高德耀到府城後，在水仙宮前開設小典舖，兼營鴉片生意。他本人也吸食鴉片約卅十年。⁴³馬雅各醫師在水仙宮附近的看西街以醫療傳教方法佈道，高德耀多次前往聽道，深受感動。後來馬雅各醫生助手高長的引介，而認識馬雅各醫師。他在醫師和高長力勸下決心戒鴉片、進入教會。1869 年 6 月 27 日李麻牧師在二老口醫生館領洗府城第一批信徒，當時年三十九歲的高德耀便是七人之一。高金聲牧師曾談論高德耀戒鴉片的情形：「高耀受勸導猶豫不決，整夜睡不著，乃決心起來將風燈(鴉片點火用)與裝銀的鴉片煙管搥破，投落閻穴底」⁴⁴顯示出高德耀戒鴉片的決心，他放棄吸食鴉片以外，也放棄了賺錢的生意，而成為馬雅各醫生助手。

高德耀成為馬雅各醫師助手後，也開始學習西醫，後來還開設醫館。馬雅各醫師返國後，高德耀便開設了台灣第一家西醫館，「仁和堂」也成為府城第一位本地人的西醫。仁和堂的名聲遠播，澎湖人許漢墩曾到府城就醫，治好疾病(病名不詳)，也戒掉鴉片煙癮，1908 年成為馬公教會執事。⁴⁵高德耀就像馬雅各醫生等外國傳教士般，靠著醫療來傳教，並且收到效果。1872 年 12 月 29 日高德耀成為府城教會長老，一直到 1896 年，共廿四年。他不僅是馬雅各醫生的得力

⁴¹ 劉克全，〈劉瑞山家族和親戚的故事〉《永遠的劉瑞山》，頁 118。

⁴² 賴永祥，〈322 劉光求神祖牌談起〉《教會史話》，頁 56。

⁴³ 劉克全，〈劉光求家族來台經過及劉瑞山生平簡介〉《永遠的劉瑞山》，頁 21。

⁴⁴ 賴永祥，〈136 高耀搥破煙管〉《教會史話》，頁 89-91。

⁴⁵ 賴永祥，〈321 府城教會高耀長老〉《教會史話》，頁 53-55。

助手，也是長老教會史上重要的本土信徒之一。仁和堂的開設，影響當時社會民眾對西方醫療的觀感。台灣人開始時對於外國傳教士，難免會有偏見，例如早年盛傳的「番仔挖人心製藥」等說法，但是由府城本地的人醫療行為、配藥，西醫漸漸被民眾接受了。

高德耀仁和堂事業順利，對教會多有回饋。他曾經捐出五十元幫助當時發起的澎湖宣教，而府城北門外三分子教會公墓(今開元路中國石油工司台南油庫)也是他生前購地捐獻給教會。⁴⁶光緒元年3月23日，甘為霖和德馬太向葉舖購買土地，位於府城內彌陀寺後永康里西竹園，大小三坵。根據購地的字據，立保者有高德耀、吳汶水、許溪水、葉占鰲等人。⁴⁷1876年教士會在這裡建立了新樓，為二層樓的建築，總共十四個房間。甘為霖與德馬太居住在二樓，一樓是儲藏室與傭人住所。

仁和堂在高德耀逝世後，由徐賞接管。高德耀之子高天賜(1871-1902)也學過醫，但並無接掌父業行醫之打算，高德耀去世隔年他便移居福州，原本在嘉義擔任西醫的徐賞接辦仁和堂，可惜在他去世後財產店舖被其子賣盡，仁和堂事業也終了。高天賜與劉瑞山同天受洗，台南長老教中學(長榮中學前身)畢業後，成為首屆進福州美以美教會創辦之英華書院的中學生。他回台後原本有意接管父親高德耀開辦之仁和堂醫療事業，但他認為沒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從事醫療行為並不妥當，因而僅經營西藥販售，而無行醫。另外他也在教會內擔任義工。日治後他回到福州從事教育，因染病不治，享年三十一歲便去世。⁴⁸其堂弟高鐵後改名高金聲(1873-1961)，也是台灣基督教會的一位教員。

對開設醫館的高德耀而言，鴉片是一個棘手問題。台灣南部有高德耀戒鴉片改信基督教，北部也有陳其祥長老(1865-1921)受教會感化戒煙並進入教會。從他們的情況來看，外國傳教士能夠勸導信徒戒鴉片。不過當時台灣社會，吸食鴉片仍然是一個重大問題。尤其是鴉片極難戒癮，當年高德耀設仁和堂行醫時，曾製

⁴⁶ 賴永祥，〈321 府城教會高耀長老〉《教會史話》，頁 54。

⁴⁷ 賴永祥，〈364 新樓購地高耀中友〉《教會史話》，頁 147-148。

⁴⁸ 賴永祥，〈370 函新加坡問天賜裔〉《教會史話》，頁 159。

作「鴉片丸」給戒癮者，幫助其渡過戒癮時的昏昏欲睡、精神不濟，但是鴉片丸中摻有少量鴉片或嗎啡，如果被大量濫用，對於戒鴉片煙癮無益、反而更加嚴重。

《府城教會報》中曾數次宣導使用鴉片丸的危害，並要求仁和堂不得再流出鴉片丸。高德耀承認曾經使用鴉片丸幫助病患戒癮，發現無益後便允諾停用。⁴⁹不過教會對於濫用的鴉片丸或鴉片沒辦法真正的去禁止，只能夠在教會公報中宣導使用的可怕，並且呼籲傳教士不得將這類物品當成戒癮藥劑。⁵⁰對於一般民眾的濫用，還是只能依賴傳教士和助手們宣導和施行西醫治療。

二、第二代家族成員的信仰

劉家第二代五人中，劉麒麟、劉瑞山、劉錫五三名分別受洗為長老教會信徒。劉大粒沒有入教，劉到金缺乏記錄，不得而知。從第二代開始，從住宅建築和為子女命名上，都可以看到基督教信仰的影響。

我們從劉瑞山古厝的裝潢，能夠看出劉家的家族信仰。台南劉家古厝舊址為台南市壽町二丁目十一番地，為劉瑞山早年向府城富商鄧氏買下的閩南式民宅，此古厝約建於約 1840 年(道光年間)，有將近一百六十年歷史，是最能夠代表台南劉家早年在台灣的發展和社會關係之歷史見證。這棟古厝是目前台南僅存的兩棟清代建築之一，也是劉家家族的標的。它在 1945 年遭到美軍轟炸毀損，主屋受損嚴重，修復後仍然繼續使用，1995 年以前劉家的子孫以及法國友人居住於此。目前無人居住於此，筆者參訪時，屋內懸掛著許多劉瑞山早年的照片，房屋保持乾淨整潔。不過在屋簷下架著一些木條作為支撐，看得出一百六十年歷史的老建築經過時間與戰火摧殘後的樣貌。劉瑞山古厝為閩南式建築，早期是官員宿舍，現在仍舊能夠看出早期建築特色，然而裝飾在大門上方的彩繪玻璃格外醒目，宛如教堂的窗飾，清楚表現出劉家將基督信仰融合在建築中，也融合在劉家的生活之中，早年劉家大廳也是每星期開辦主日學的教室。

⁴⁹ 賴永祥，〈366 仁和堂流出鴉片丸〉《教會史話》，頁 151-152。

⁵⁰ 賴永祥，〈367 用鴉片丸來介鴉片?〉《教會史話》，頁 153-154。

第二代入教，最主要角色是劉瑞山。他會有不同名字，與幼年身世有關。早年高德耀膝下無子，因此抱養異父兄劉光求之三子劉瑞山，約兩、三歲左右，抱養後改名高岐鳳，在太平境教會保存的「台南市小兒姓名簿」中有最早的受洗記錄：「高岐鳳，1872年9月22日，同治十一年8月20日，倪牧師施洗、五歲、父耀」。⁵¹高德耀在抱養劉瑞山後，生一子高天賜，與劉瑞山差三歲，同一天由倪為霖(william Macgregor)施洗，生高天賜後，高德耀將劉瑞山歸還劉家，改回原姓名。劉瑞山是虔誠的教徒，每個星期日會到太平境馬雅各醫師紀念教會去做禮拜。

劉瑞山是太平境教會第一位受洗的幼兒，也是台南劉家第二代第一位受洗成為教徒的人。劉光求和高德耀成為二老口教會的教徒後，對後代子孫信仰上是有影響的，劉瑞山和高天賜在太平境教會受洗時分別為五歲與二歲，應該是其父親的決定。不像兄長劉麒麟和弟弟劉錫五，是在成年以後，依個人的意志進入教會。劉瑞山的入教也許是受到父親的決定，但是他終生為教會奉獻心力、教育子孫，並且成為教會與社會之間的重要溝通角色。

劉瑞山他選擇從商。原本有機會成為醫生，然而他後來放棄。而劉瑞山也是馬雅各醫生很器重的助手，本來想將他培養為一位醫生，但是劉瑞山在開刀房受訓時因為見到血而昏倒，就此放棄行醫這條路，轉而從商。他早年與四弟合夥開創「和發」，後改號「和源」，以雜貨生意為主，也兼做精製糖、海產和米穀的輸出。雖然無法成為醫生，劉瑞山轉以自己的方式增產，並回饋教會。1915年他為長榮中學捐出土地和金錢，在監工和採購上事必躬親。1932年，淡水八里庄建立了台灣醫療史上重要的機構——樂山園。⁵²它是英國長老教會戴仁壽(George Gushue-Taylor, 1883-1945)為治療癩病病患而建立的醫療機構。⁵³劉瑞山

⁵¹ 賴永祥，〈317 高岐鳳就是劉瑞山〉《教會史話》，頁 43-47。

⁵² 劉還月，〈五十個溫情歲月—戴仁壽博士與八里樂山園〉《台灣傳奇人物誌》，(台北：台原出版社，1994)，頁 62-64。

⁵³ 《永遠的劉瑞山》頁 25 中提到「他亦多次贊助由美國人泰勒醫生在八里庄所建的『樂山園』」。筆者查閱其他有關樂山園的記錄，均是寫作英國長老教會之戴仁壽醫生，或加拿大人戴仁壽醫生所建立。戴仁壽醫生的英文原名為 George Gushue-Taylor，曾經到台南新樓醫院服務，與馬醫生

多次贊助樂山園，園區內仍有「瑞山室」和「錫五室」，可見劉瑞山與劉錫五對園區的貢獻，他對長老教會的回饋。⁵⁴ 1947年1月3日深夜劉瑞山逝世，他的遺言是「你們要順服上帝」，與劉光求相同，他們都囑咐親族、子孫要有虔誠的信仰。

在第二代中，也必須提到劉錫五的入教。劉家從第二代以來，可以說是全家族都接受基督教信仰，上述提及，除二子劉大粒沒有接受基督教信仰，劉瑞山幼年便已受洗，終身是虔誠的教徒。長子劉麒麟 1884 年由巴克禮牧師施洗。在此要特別一提，劉光求四子劉錫五。他在 1913 年由高金聲牧師施洗成爲教徒後，於 1915 年擔任太平境教會第十九位長老，並且也是主日學校長。劉錫五早年是在漢塾求學，幼年經常跟著父親和叔叔進出教會，但受洗時已年近四十。關於劉錫五生平，《教會史話》有所記錄他在 1914 年任執事，而隔年 6 月接任長老，同時擔任主日學的校長。1916 年台灣基督教佈教慈善會邀請他擔任理事，幫助教會從事募款活動。1918 年起，擔任南部台灣長老教會財團法人理事長，在任內有效管理教會財務。1923 年太平境教會聘請陳瓊瑤擔任牧師，劉錫五與他意見不投合，在 1924 年辭去長老及所有職務。⁵⁵ 以上是有關於劉錫五在長老教會擔任職位的記錄，而有關於他的捐獻筆者將在第四章第三節劉家對教會與社會之奉獻時再做討論。劉錫五中年擔任許多長老教會的幹部職位，但是他晚年的信仰傾向天主教，他在 1953 年 10 月 4 日在台南市接受西班牙盧沛揚(Melecio Rodriguez O.P.)的施洗成爲天主教徒，同年 10 月 25 日在斗南鎮天主堂由牛會卿主教行堅振典禮。⁵⁶ 劉錫五去世後，先是葬在大林公教公墓，後來教會念在他對基督教會所作的許多貢獻，因此准許移葬在台南基督教公墓。他的墓碑刻有頌詞，可以看出劉錫五一生給人的形象：「安份守己、勤儉成功、年老心壯、志氣堅強、歷遊世

二世共事。泰勒醫生就是由戴仁壽醫生英文名中的 Taylor 翻譯而來。

⁵⁴ 周忠彥，〈台灣的癩病與樂山園的建立〉，《史匯》，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10(2006)：114-149。

⁵⁵ 賴永祥，〈323 劉錫五長老的小傳〉《教會史話》，頁 59-61。

⁵⁶ 同上。

界、吸進歐風、篤信耶穌、永居天堂。」⁵⁷早期信仰基督教者，多半是受到家庭、長輩影響，然劉錫五很明顯是遵照個人意願受洗，甚至是轉信天主教。若非對宗教有深入思考、體會，身在基督教家庭中應該難有機會改變信仰。在劉家的記錄中並未對劉錫五改信天主教有任何的評論，但從他去世後，家族希望教會准許將他移葬在基督教公墓來看，應該還是期望全家族都能夠接受基督教信仰。在劉家第二代，有三子信仰基督教，一子未改信，女兒不得而知。

三、第三代族人的信仰

劉家第三代的命名多以「主(子)」起名，可見家族信仰之虔誠。劉家前三代中，唯一擁有牧師身份的是劉瑞山之子劉青眼。劉青眼牧師 1924 年 7 月 16 日出生，他是劉瑞山十二個孩子中最年幼者。據悉劉青眼出生時某天街頭正在迎神，小女僕抱著青眼去觀望，在奔走中不慎摔倒，傷及青眼的腦部，導致他左手左腳略有殘障，但其一生為人風趣幽默、樂觀進取，小學畢業後到日本青山學院就讀，之後繼續於日本慶應大學深造。光復後他回到台灣，進入台大經濟學系。他曾在合作金庫工作、也曾經擔任長榮女中教職。受到內地會魏德凱牧師(Rev. Richard Webster)影響，於 1956 年赴美進入 St. Louis Covent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1961 年返台後任教於新竹加爾文神學院，兼任高雄醫學院英文老師。1974 年接任長榮女中校長，今日長榮女中從普通高中轉型為綜合中學，是他擔任校長任內的一大政績。⁵⁸另外，在他擔任長榮女中校長時，也曾邀請韓國釜山東萊女子學院吳校長來訪，東萊女子學院的校史以及旗幟現在仍保存在長榮女中校史室內。也曾訪問日本金澤市北陸女子學院。⁵⁹可以看出劉青眼在擔任校長期間，積極與外界接觸、拓展國際視野，也為各國教會學校之間的溝通架起橋樑。除了校際間的溝通外，劉青眼也藉扶輪社活動，推廣長榮女中校務，使社區企業

⁵⁷ 同上。

⁵⁸ 劉克全，〈劉青眼牧師生平略歷〉《永遠的劉瑞山》，頁 152。

⁵⁹ 劉青眼，〈回憶神奇妙的帶領〉《台南長榮女子中學百年校史》。

界對基督教學校有更多的認識。⁶⁰劉青眼育有一男二女：雅各(1952-)、路得(1956-)、菲比(1962-)，從取名中能夠看出他對信仰的忠誠。

身為基督教徒，容易受到反教者的排斥，然而在劉家，這樣的情況並不明顯。長老教會初傳入台灣時，民眾對於基督教徒並不友善，基督徒們經常會被視為是受到控制、或有收取利益。高德耀曾被稱為「番仔耀」，顯然進入教會者很容易被社會大眾視為是與「番仔」同化。⁶¹即使如此高德耀的仁和堂生意仍然興隆，許多人戒鴉片、求醫會上門尋求西醫治療，是否有反對仁和堂的民眾從記錄中看不出來，筆者認為這可能是早期沒有特別記錄，或是高德耀本身就居住於府城，也曾經身為鴉片館、古物店老闆，外貌相同、語言通順，也許當地居民對他的排斥感不會像外國傳教士那般嚴重。

除了仁和堂被台灣人接受，就整個劉家來看，並未受到明顯的排斥或打壓。王政文提到這樣的觀念：一般民眾對於基督教徒有很多的誤解，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批評改教者不遵從傳統人倫價值；第二類是鄙視基督徒「靠番仔勢」，拿外國人的好處；第三類是將他們視為邪教，為他們舉行的儀式和行為舉止感到怪異。⁶²從劉家相關記錄或與劉克全訪談的內容中，並沒有關社會民眾對劉家的反對聲音。劉家信仰基督教後，未受到當地居民歧視，可能有四個原因：第一、劉光求並非來到台灣便改信，雖然無法得知其改信的正確時間，應該是在高德耀受洗之後，當時劉光求已超過四十歲，距來到台灣約有二十年，從信教到辭世的二十年之間，他默默在教會奉獻，並未強迫妻子跟隨他改信，態度上就不如早年教徒強勢。第二、劉瑞山是實業家，身為商人他十分成功，也是大地主，其下有許多工人、佃農、家僕，他對待農民、工人是慷慨且寬大，為人津津樂道，可見他與社會居民間的相處是和諧的。第三、劉家識字率高、學歷高、是府城留學先鋒，家族成員擔任的工作多是教育家、醫生，因為社會地位高，受到批評與歧視的機會相對降低。第四、即使劉家早年便已接觸西方思想、教育，但從一些細節

⁶⁰ 劉克全，〈劉青眼牧師生平略歷〉《永遠的劉瑞山》，頁 152。

⁶¹ 賴永祥，〈321 府城教會高耀長老〉《教會史話》，頁 54。

⁶² 王政文，〈天路歷程：台灣第一代基督教徒研究(1865-1895)〉，頁 72-73。

中可以看出他們仍然保有台灣傳統的觀念與習俗，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劉錫五幼年接受漢塾教育，而劉瑞山的三位夫人中，就有兩位是纏足婦女、劉瑞山二兄劉大粒的夫人也有纏足。⁶³劉青雲自述他到達日本京都時的情況：「當時我因為留有辮子，所以一路引起眾之注視，頑童乃接近要惡作劇，所以秋山氏就帶我到理髮店將辮子剪去，將剪去的辮子寄回家作為留念。」⁶⁴身為留學先趨的劉瑞山長子劉青雲，在當時仍然保有傳統的髮辮，雖然他能夠果決地剪去髮辮，卻也表達出對髮辮的留念。劉家雖然接觸西方文化、接受基督教信仰，但家族的行事作風並沒有與傳統社會有太大脫節，這應該可以視為劉家為何沒有明顯受到傳統社會抨擊的原因。

第三節 家族的興起與發展

劉家的興起以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發蹟與成功為主。第三代的發展，第四代以後暫且不談。本節著重在三房劉瑞山之子女，因為這部分的記錄最為完整，也是因為劉瑞山在家族興起方面貢獻重大。劉家前三代經歷了清治、日治與 1945 年以後，劉家在面對政治轉變，尤其是日本人統治時期帶來的改變時，所採取的立場和心理。

一、家族的興起

劉家家族興起，劉瑞山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劉瑞山是一位實業家，他的古厝門廳寫著「和煦春風常惠我」、「源流活水自朝宗」。家訓是「和平處事得淵源」，看得出劉瑞山將「和源」的精神融通家訓與待人處事的準則。除了雜貨、米糖生

⁶³ 劉瑞山娶三位夫人，大妻是劉謝就(1871-1911)，二妻為王環治(1889-1980)，第三位是許瓊花(1882-1969)。劉家唯一僅存的劉謝就夫人照片是夫人與二房媳婦葉巧的合照，兩位婦人都有纏足。王環治夫人也有纏足，個子嬌小，家人都稱她為「矮仔婆婆 e a ba san」。唯一沒有纏足的是三夫人許瓊花，她個頭高又未纏足，能夠負擔較粗重的工作，家人稱他為「花仔婆婆 hue a ba san」。

⁶⁴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208。

意興隆外，他也投資土地，購買的土地，遍及雲林、嘉義、台南、高雄與屏東。據悉他親自下鄉收租，並且自備餐盒，不讓農民招待午餐，也使他們沒有吃完午餐後討價還價的機會。⁶⁵他與農民保持互動，但並未深入交往。

對教育的重視，是劉家能夠興起的重要關鍵。劉瑞山無機會接受教育。但他在教會中學會了羅馬字，能夠用羅馬字書寫台灣話的文章，《永遠的劉瑞山》書中就收錄了劉瑞山用羅馬字給次子劉子祥的信件，內容是告知在日本慶應大學留學的子祥家中近況，並且勉勵他努力求學。⁶⁶未接受教育，但他能夠理解教育的重要，因此將子女及兄弟之子女都送到國外接受高等教育，成功讓劉家成為府城望族，財力雄厚又有高度教育。

劉瑞山的財力，可以從和源商號的記錄中看到。根據劉青雲手札中對和源僱員的記錄：和源店內雇了六個員工，其姓名如左：張懷、鄭偉、侯天護、陳大燾、沈分別、郭註等，另外還有三名女僕。在當時，一個家族能僱用三名女僕、六名男僕，證明其家族人丁旺盛、家業興隆。另一方面，他也寫到劉家所有大片土地，超過六百甲，建有房屋三十間。每年從田地、池沼收取的稅收極豐富，有粟參千五百石、稅金六千元。房屋稅金也有貳千元。⁶⁷除了員工與稅金的記錄之外，從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出劉瑞山的富裕，其兄長劉麒麟夫婦在 1909 年去世，留下年僅數歲的孩童五名，劉瑞山願意擔負起養育之責任。1915 年，劉青雲書寫此事時，劉瑞山尚有數名小孩未誕生，其中包括：秀滿、秀華、清眼。1915 年，劉瑞山四十八歲，有三名夫人、養育十二名子女、九名以上的僱員，必須擁有雄厚財力、以及愛心。他能撐起這麼大一個家族，是相當不容易的事。⁶⁸可見得當時的劉家已是土地房產眾多的富裕之家，可以負擔那麼多族人、僱員的開銷。

擁有雄厚財力的劉瑞山不改節儉性格，無論是房屋的破損、物品的毀壞，或是汽車的維修都親自處理，也很關心子女們是否將資助的金錢用在正確的地方，

⁶⁵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25。

⁶⁶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392。

⁶⁷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

⁶⁸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4。

其子劉青和搭乘從基隆到台南的火車，買的是一等車廂票，到台南卻從三等車廂出來，就是怕節儉的劉瑞山生氣。⁶⁹劉瑞山的節儉性格，家庭成員都清楚明白。

二、家族的發展

第二代的經濟基礎，造就第三代有機會接受高等的教育。劉家可以說是府城留學的先趨。除了經濟基礎之外，劉家因為早期接觸西方思想，思想觀念突破舊時代的傳統思維，接受西式的教育、西式的醫療，以及西方帶來的平權觀。

劉瑞山的七子五女，都受高等教育。長子劉青雲 1910 年留學日本。他於長榮中學畢業後，到日本同志社普通中學受教育，畢業於慶應大學理財科，主修財經。⁷⁰1917 年，次子劉主安十二歲時同兄長青雲一同到日本留學。就讀同志社小學、青山學院中學部、東京工大高工紡織科，後來進入東京大工大化學系。畢業後又到英國劍橋大學求學。回國後在長榮女中任職四十四年。⁷¹三子劉子祥也與劉主安一樣，幼年就隨青雲到日本留學，在東京三年小學、慶應大學附設小學部就讀，之後畢業於慶應大學經濟學系。⁷²四子劉青江在長榮中學畢業後，到上海就讀藝術科。⁷³五子劉青和和六子劉清波幼年一同到廈門唸書，寄養在高德耀族人家中。但當時廈門的環境不佳，劉瑞山將他們轉送往廣州美國基督教會創辦的嶺南大學附設小學、中學。青和在中學畢業後到德國留學十年，專攻化工，是台灣人第一位取得德國化工博士的。⁷⁴青波在廣州嶺南附屬中學畢業後，就讀嶺南大學農科園藝系。回國後任職於農復會。但因與劉家來往較不密切，因此相關資料較少。⁷⁵末子劉青眼畢業於青山學院中學部及慶應大學，回台灣後在台灣大學經濟系求學。1956 年再到美國英華書院神學院畢業，回國後任教於新竹加爾文

⁶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9。

⁷⁰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2。

⁷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6。

⁷²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6-127。

⁷³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7。

⁷⁴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8。

⁷⁵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9。

神學院，後來成爲長榮女中校長。⁷⁶劉瑞山有五名女兒，也都接受高等教育，在當時是難得的高知識份子。長女秀琴畢業於東京青山女子學院。次女彩仁(原名秀英)學歷豐富不輸其兄弟，長榮女中畢業後，到日本女子大學攻讀物理，回國後任教於長榮女中。1938年再到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主修小兒科，1945年服務於長野縣輕井澤醫院，後來有自己開業，也曾經擔任皇室御醫。1847年回故鄉台南開業，她醫院成爲今日瑞山福音教會所在。1958年她到美國馬里蘭州喬治亞王子醫院受訓，1976年取得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線醫生執照。⁷⁷三~五女秀霞、秀滿、秀華都畢業於日本女子大學。⁷⁸劉瑞山的五名女兒，都能夠到日本求學，實屬不易。

除了劉瑞山的子女之外，其他各房的子女也多有成就。大房劉麒麟之長子劉子能畢業於日本同志社中學，後在美國唸大學。次子劉子恩在同志社中學求學，後畢業於東京農業大學。二房劉大粒之子劉清畢業於日本東京齒科大學。四房錫五之長子劉清風在京都尋常小學校、京都同志社中學、美國南達科他 (South Dakota) 大學、美國印地安納 (Indiana) 大學醫學院取得醫學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的醫學博士。次子劉青藜在京都同志社中學畢業後，到嶺南大學求學，後來取得美國威斯康新大學化學博士。長女謹治只得知是到東京求學。次女快治在廣州真光中學高中部畢業、後唸廣州嶺南大學社會系、美國密蘇里 (University of Missouri) 大學教育碩士。三女宇治是日本東洋女子醫科大學牙醫系畢業。劉秀埭畢業於嶺南大學。么女劉聰慧日本東邦醫科大學畢業後，回台灣取得台大醫學博士。⁷⁹可見不僅劉瑞山，整個劉家對女性都提供平等的受教機會。

劉家可說是名符其實的台灣留學先鋒。當時台灣逐漸發展西式教育，尤其是日治之後，西式教育取代了台灣傳統漢塾教育，劉瑞山堅持要將子女送往外地求學，是因爲他感覺在台灣受教育仍然有許多限制。當年劉青雲到日本留學就是

⁷⁶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9。

⁷⁷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31。

⁷⁸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32。

⁷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61。

受到巴克禮牧師大力推荐的。日治時期，劉瑞山對於日本人在教育方面並未平等，他不願子女接受被限制的教育，因此將子女都送到日本或歐美等國求學。接受高等教育後的劉家人才輩出，除了經濟基礎較優之外、文化水平也較高等，成為府城當地的望族是實至名歸。

從上述可以看出，劉家憑藉著經濟基礎，積極栽培後代子女，幾乎大多數子女都曾到國外接受教育，在各個領域都有專業人才，特別是教育、財經和醫療這三方面。而劉家子女回國後也都能夠在台灣發揮所長，提升家族在地方上的社會地位。

〈表七：劉家第三代最高學歷〉

	姓名	最高學歷
大房	劉子能	美國大學
	劉子恩	東京農業大學
二房	劉清	日本東京齒科大學
三房	劉青雲	日本慶應大學理財科
	劉主安	英國劍橋大學
	劉子祥	日本慶應大學經濟學系
	劉青江	上海藝術專校
	劉青和	德國工業大學化工博士
	劉青波	嶺南大學園藝系
	劉青眼	美國英華書院神學院
	劉秀琴	日本東京青山女子學院
	劉彩仁	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小兒科
	劉秀霞	日本女子大學師範家政系
	劉秀滿	日本女子大學

	劉秀華	日本女子大學
四房	劉清風	美國印地安納大學醫學博士
	劉青藜	美國威斯康新大學化學博士
	劉謹治	東京
	劉快治	美國密蘇里大學教育碩士
	劉宇治	日本東洋女子醫科大學牙醫系
	劉秀璋	嶺南大學
	劉聰慧	台灣大學醫學博士

資料來源：劉克全，〈台灣留學先鋒—府城劉光求家族〉《永遠的劉瑞山》，頁 160-161。

三、日治時期劉家與台南地區的政教關係

身為府城望族，日治時期劉家以台灣人的角度來面對日本接收台灣後的社會變化，也以基督教徒的身份來看待日本人對教會的管理與壓抑。日本統治台灣以後，對基督教會的發展而言，並沒有比清治時期好過。劉家一方面與日本人交往、另一方面又無法完全接受日本的政策。

基本上，劉家和日本官方人士保持友好關係。以劉青雲為例，台南市都還是砂石道路，最早鋪設高級路面的是壽町二丁目這段路，也就是和源商行門口通路，因為這是台南州知事官邸通往台南州廳的道路。知事官邸鄰近和源，就在東邊二百公尺處的竹園崗，日本達官貴人來台南尋幽訪勝，或者是拜訪知事，經常向劉青雲借用名車，借一次是五塊錢日幣。⁸⁰劉家與台南州知事也都有來往，每一任台南州知事上任後，都會到和源拜訪劉瑞山，可見劉瑞山在台南地區重要的地位。除了台南州知事之外，劉瑞山在日治時期，與台南最末任市長市長羽鳥又男交情也極佳。他也是一位基督教徒。1945年後，日本人相繼回國，羽鳥市長家族經由劉家的幫助，攜帶甜稞等食物搭，船回日本。另外，和源商行斜對面住

⁸⁰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18。

的是中井俊夫，結婚時也邀請劉瑞山參加婚禮。⁸¹可見劉瑞山即使不會說日文，與日本人的交情都不錯。

但劉家無法接受日本政策。教育就是一個例子。劉瑞山認為日本在台灣施行的教育不公平，因此將子女送往國外。當時日本人建立了許多學校，卻仍舊是日本人優先入學，戰爭結束前兩年日本曾在台灣施行六年義務教育，但實際上低收入者或農家子弟還是沒有機會上學的。劉革新曾提到，當年的台南工業專門學校(今成功大學)在入學考試出現了弊端，憲兵也曾經干涉入取人數，因為當年原擬錄取的台灣學生多於日本學生，結果是很多日本人考取，大部份合格的台灣人卻被取消入學，被取消資格的都是長老教中學的學生。⁸²劉家的說法，不論事件真實與否，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劉家批判與質疑日本政府的教育，認為日本政府無法作到公平公正、打壓教會學校。

除了教育之外，從教會的角度來說，劉家也與日本政策有些出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政府強迫徵收教會公墓，改建工廠，現今是中國石油公司的石油儲藏槽。劉瑞山和劉青雲只得將劉光求等亡親移骨到土棺中，在新墓地建好前暫放於家中倉庫。教會認為，是日本政府不滿長老教會而施行打壓，但日本政府的解釋是建設上的需要，並無打壓之意。無論如何，對教會家庭而言，被迫挖骨遷墓，應是不樂見的事。

其他關於劉家實際受到日本壓迫的例子，可以從學運和姓氏看到。劉青雲曾經因為蔡培火籌備第三次台灣人請願運動，引起 1922 年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而遭到拘留。當時有許多留日學生被扣押，所幸最後無罪釋放。⁸³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士紳家庭被迫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改為日本姓，劉青雲為了要使兒女能夠繼續接受教育，他只好讓長女、次子、三子、四子的姓氏從劉改為「邦氏」，但他本人與長子並沒改姓，「邦氏」取意為「漢高祖劉邦之宗族裔」。⁸⁴無

⁸¹ 劉革新，〈真情流露的劉瑞山〉，收錄於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263。

⁸² 劉革新，〈真情流露的劉瑞山〉，收錄於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256-278。

⁸³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4。

⁸⁴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36。

聲地對改姓事件表達抗議，以及說明不願身為日本人的意志。對劉家成員來說，雖然與日本人保持良好友誼，但沒辦法避免政治上帶來的影響。

第四節 家族的婚姻關係與社會地位的延續

一個家族要維持社會地位，會選擇門當戶對的婚姻。在台灣這樣的婚姻也幫助了各地區的望族在財產、家世上互相交流，也擴展了社會網絡。對基督教徒而言，社會網絡是重要的，尤其是傳教初期，社會大眾對基督教家庭並不友善對待，他們必須藉由之間的聯絡交好來穩固信仰的基礎和自由。王政文在其文章中提到基督教家庭的形成與發展，主要來自於信仰、教育、婚姻三方面。⁸⁵先前已敘述了劉家在信仰、教育二方面如何發展與延續，接下來的部份要討論劉家的成員婚姻狀況。以下筆者分為三個部分來敘述：第一是與各地望族的婚姻。劉家在經濟與社會上是府城的望族，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因此婚姻方面選擇的對象多半也擁有相當的社會地位。第二是與各界名人的婚姻。正如先前在教育方面提到的，劉家第三代以來因為教育程度高，造就各界人才，因此也有許多婚姻是與各界的名人雅士結合，在文化方面維持家族的地位。第三是與同為早期基督教家庭的婚姻。要特別強調的是，早期的基督教家庭，在前兩種分類中，有一部分的結婚對象同樣是基督教徒，門當戶對再加上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婚姻促成的極大因素。然而在台南也有像劉家一樣是接受基督教信仰，同樣是虔誠的教會家庭。

另外是年代的劃分。在討論到信仰與教育時，這裡只限定在第一到三代家族成員。不過婚姻方面必須跳脫這樣的界限，因為結婚時間的早晚不同，無法以第幾代來分別，例如劉瑞山最末子劉青眼出生時，其長孫已經出世。所以筆者將劉家有記錄、並且是在 1849-1970 年間的婚姻記錄皆納入討論範圍，要討論維持家族社會地位的婚姻，因此早年劉光求、劉瑞山等人之婚姻不再提起，而以第三、四代子孫為主要探討對象。

⁸⁵ 王政文，《天路歷程：台灣第一代基督教徒研究(1865-1895)》，頁 75。

一、與各地望族的婚姻

首先看到劉青雲。他 1910 年到日本求學，1922 年與日本人本目貞(1898-1995)結婚。本目貞是青雲親妹妹劉秀琴在日本求學時住的女子寮寮長。「本目(Honme)」在日本是少見姓氏，原姓「松平」，後改姓「本目」。改姓有二種說法：第一是松平是日本三河一代(愛知縣)族裔，是德川幕府先祖之族人。本目曾任德川之「旗本」(將軍直隸武士)，因在打獵時展現過人的好眼力，將軍便賜姓「本目之助」，是「真正好眼力」的意思。第二種說法是松平先祖隨德川將軍出征時，因酷似「某某本目」，將軍一時興起便取他人名字，改為松平之姓。不論改姓原因是什麼，本目是日本的名門望族，而本目貞之祖父、父親都是德川幕府之旗本。

86

再來是劉青雲次子劉革新。他與朱江淮(1904-1995)之女朱孟俐結婚。朱家也是當地望族，族譜可追溯至宋儒朱熹。⁸⁷朱江淮是大甲帽蓆事業開創人朱麗之子，朱麗是清代台灣最後一批廩生，創辦大甲帽蓆株式會社，擔任社長。也曾擔任大甲區區長，1911 年連任區長，任內完成大甲水廠。⁸⁸朱將淮本身擔任過台灣電力公司協理、灣省政府委員會兼建設廳長、台灣肥料公司董事長、行政院顧問、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幹事長等職務。⁸⁹朱江淮的妻子李瓊梅的父親李進興也曾任大甲鎮長。朱江淮也信仰基督教，他是由馬偕引入教會，並曾經在東門教會、濟南教會中，擔任長老職務將近四十年。⁹⁰朱家在大甲地區可說是政治、經濟都相當有地位的家族。

接下來看到劉瑞山次子劉主安。他與台南望族吳和甫之女吳櫻桔結婚。吳櫻桔已移民至加拿大多倫多，以 95 歲高齡通過加拿大移民局考試。吳櫻桔的大姐吳櫻桂的丈夫是台南名醫石遠生。⁹¹劉家與姻親通常都能保持密切關係。劉主安

⁸⁶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2。

⁸⁷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5。

⁸⁸ 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台北：中國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頁 299。

⁸⁹ 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頁 301。

⁹⁰ 國史館編印，《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16)》，(台北：國史館，1996)，頁 21-27。

⁹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6。

長子劉篤信，與台南望族城阿全之孫女城翠吟結婚。城家在台南是知名的豪門望族，城家名人輩出，尤以前法務部長城仲模最為知名。城家也開辦城光中學，劉篤信曾擔任校長四十年。⁹²劉家與城家的婚姻使得府城望族相互結合。

劉瑞山三子劉子祥，夫人陳瑞珠是彰化員林陳氏望族。⁹³劉子祥三子劉鴻彰的夫人是前省議會長黃朝琴(1897~1972)之女黃玲玲。黃家是台南鹽水首富。⁹⁴黃朝琴是台南人。1923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之後進入美國伊利諾州大學政治學研究所，1926年取得碩士學位。1927年在外交部工作，曾擔任過亞洲司科員、科長，駐舊金山、仰光、加爾各答總領事等職務。1946年被選為台灣省參議會議長，任職長達十七年。也擔任台灣第一商業銀行及國賓飯店董事長。⁹⁵這也是望族之間的通婚。

劉瑞山長女劉秀琴，嫁給清水望族蔡八來之第五代蔡孟鑫。蔡家在清水經營「源順號」致富，而成為清水望族。⁹⁶劉瑞山三女劉秀霞嫁給霧峰林家林烈堂之三子林垂芳。⁹⁷霧峰林家在日治時期以林獻堂為主，是爭取台灣民權的重要家族，在台灣也是知名大家族。⁹⁸林垂芳的母親也是清水蔡八來之孫女，可說是台灣北、中、南三家名門望族的聯姻。劉秀霞結婚時，劉瑞山風光地包下一節火車車廂，帶著家族成員前往台中。⁹⁹這起婚姻，使台南劉家與霧峰林家產生關聯的原因。

劉瑞山四女劉秀滿，是透過媒人介紹，嫁給大稻埕茶商李春生(1838-1924)之曾孫李婉然。李春生原籍廈門，1852年受洗為基督教徒，1858年在廈門英商怡記洋行(Elles&Co.)擔任掌櫃，後獨立創業。1868年來到台灣，在寶順洋行經營茶葉買賣，將台灣茶葉買賣在國際商場上打出知名號。另外他也經營石油事

⁹²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6。

⁹³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7。

⁹⁴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7。

⁹⁵ 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頁 933。

⁹⁶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30。

⁹⁷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31。

⁹⁸ 司馬嘯青，《台灣五大家族》，(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頁 83-92。

⁹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31。

業，置產豐富，使李家成為大稻埕的望族。¹⁰⁰李婉然堂兄嫂是高慈美，也就是台灣首代本土基督教徒高長孫女。¹⁰¹高慈美是高雄岡山人，父親高祝即高長之子，是岡山地區名醫。高慈美身為鋼琴教育家，戰後於省立師範學院任教。¹⁰²劉家與李家的婚姻，是望族之間的通婚，也可以說是與早期基督教家庭的結合。

劉瑞山五女劉秀華，嫁給台中清水望族楊基銓(1918-2004)。擔任介紹人的是林茂生(1887-1947)，他是楊基銓在東京帝國大學求學時的學長，與劉家也是舊識。1959年楊基銓在台北教會受洗為基督教徒。¹⁰³楊基銓曾任經濟部次長，後轉入金融界，1979年擔任台灣土地銀行董事長，1984年轉任華南銀行董事長，直到1988年退休。¹⁰⁴退休後擔任民間團體理事長。晚年他積極參與台灣民主運動，與劉秀華一同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¹⁰⁵劉家本身在商界、學界站有一席之地，透過婚姻也涉足政治圈。¹⁰⁶

二、與各界名人的婚姻

劉青雲之長子劉改造，是《永遠的劉瑞山》作者劉克全之父親。他透過劉主安夫人吳櫻桔，與陳淑女醫師共同作媒，和台南名醫施震炎之二女施禮理結婚。劉改造專掌劉瑞山的土地房屋事宜。¹⁰⁷因此關於劉家地產、房產很清楚，也是現在劉瑞山古厝得以維持的功臣。

劉青雲之長女劉慶理，與台南縣後壁鄉上茄苳賴永祥結婚。賴永祥是台灣教會史的專家，曾任台大圖書館系系主任，後受聘到美國哈佛大學擔任燕京圖書館副館長，2003年獲台灣神學院榮譽博士，同時也是波士頓台灣教會長老。¹⁰⁸賴

¹⁰⁰ 顧力仁主編，《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台北：國家圖書館，2002)，頁 69。

¹⁰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31。

¹⁰² 顧力仁主編，《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頁 147。

¹⁰³ 國史館編印，《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8)》，頁 448。

¹⁰⁴ 國史館編印，《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8)》，頁 450。

¹⁰⁵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34。

¹⁰⁶ 國史館編印，《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8)》，頁 447-450。

¹⁰⁷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4。

¹⁰⁸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4。

永祥在學術界擁有聲譽，在宗教界也是重要人物。有多篇寫劉家的歷史雜談，收錄於其著作，以及網路資料庫中。

劉青雲三子劉逸民，是細胞遺傳學權威，他的妻子是宋進英之女宋壽壽。宋進英是律師，也曾擔任台北延平中學副校長，在教育界頗有聲望。¹⁰⁹劉家在教育界也佔有一席之地。

劉青雲之四子劉備世，娶教育家黃龍泉之女黃綠雪。黃綠雪是王汝禎(1880-1953)的外孫女。王汝禎與劉家本有親戚關係，劉光求之妻李朗有一妹妹名李惜，嫁給王藍峰，生王汝禎，因此他與劉瑞山是表兄弟，他曾經在和源商行當學徒，經營「金義興商行」從事海陸產罐頭的批發買賣，在當時王家與劉家都是府城知名的大宅院。黃綠雪之父親是教育家，她有一位表哥王育德(1924-1985)是台獨運動大師。¹¹⁰此段婚姻可以說是望族之間的通婚，也可視為名門的婚姻。

劉主安三子劉正雄，其夫人鐘惠玲是著名的現代畫家，以「Hui Lin Liu」聞名加拿大。她獨創了許多藝術畫法，每年在加拿大多倫多都有個展。¹¹¹是劉家較少見到的藝術界人士。

劉瑞山五子劉青和，娶基隆煤礦鉅子顏國年(1886-1937)之三女顏璧秋。顏國年是台陽創業人顏雲年的弟弟。¹¹²在日治時代是北台灣的富商，他與二兄顏雲年(1874-1923)在煤礦、金礦業有傲人的成就，曾經耗資 230 萬日圓鋪設平溪運煤鐵路。¹¹³兩人結婚是由有「台灣小兒科之父」之稱的魏火曜醫生(1908-1995，顏璧秋的二姐夫)擔任介紹人，在台南市太平境教會舉行婚禮，當時劉瑞山已病危，無法參加婚禮。¹¹⁴魏火曜醫生的父親魏清德曾擔任台灣日日新報社漢文版主筆。1930 年魏火曜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醫，1942 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與顏國年之女顏璧霞結婚。1946 年擔任台大小兒科教授，兼任台大第二附屬醫院

¹⁰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5。

¹¹⁰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18。

¹¹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6。

¹¹² 國史館編印，《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9)》，頁 675-680。

¹¹³ 司馬嘯青，《台灣五大家族》，(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頁 11-65。

¹¹⁴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8。

小兒科主任。1948年任台大醫院院長。他致力於醫療現代化、增設醫學、藥學、護理、醫事技術、復健醫學等科系，在擔任台大醫院院長任內，設立八個研究所、三個研究班。並且創辦小兒科醫學會。1966年引入沙賓疫苗，解除小兒麻痺帶來的危害。1968年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建立了國內無償捐血制度，結束台灣長年在買賣血液上的弊端。¹¹⁵魏火曜是台灣醫學界重要的角色，也是台南劉家與基隆顏家產生關聯的重要介紹人。

三、同為早期基督教家庭的婚姻

劉瑞山四子劉青江，其夫人李璧娥出生基督教家庭。李璧娥的父親，是台灣基督教會初期傳教士李帶。兩人是在日本京都求學時結緣。李璧娥受到父親宗教信仰的影響，一生信仰虔誠，喜歡閱讀聖經，也參加教會的事工，擔任高雄前金教會長老執事長達十七年，還擔任教會幼稚園園長、聖歌隊指揮，以及主日學校校長。¹¹⁶雖然在前面兩個類別裡，也能夠看到與基督徒的婚姻。然而真正是屬於基督教家庭，有以教會奉獻為業的，僅此一例。

很明顯地，劉家與望族和各界人士的婚姻，多過同為早期基督教家庭的聯姻。不過從上述我們也能看出許多望族、名人也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例如賴永祥長老就是台灣基督教長老會歷史權威。朱江淮也是教友，他本身便是在大甲教會舉辦婚禮。大稻埕李家也是基督教家庭，與高長家族也有姻親關係。可見信仰是劉家在考慮婚姻時，一個重要因素。

這三類的婚姻，對維持劉家的社會地位、宗教信仰，都有影響。我們可以看出，望族之間的婚姻使得台灣北、中、南的望族聯結成一個社會網絡。與各界名士之間的婚姻，也使劉家第三代以來，能夠持續保持其社會地位。而台灣早期的基督教家庭，除李帶家族外，台南劉家、大稻埕李家，以及高長家族，也都因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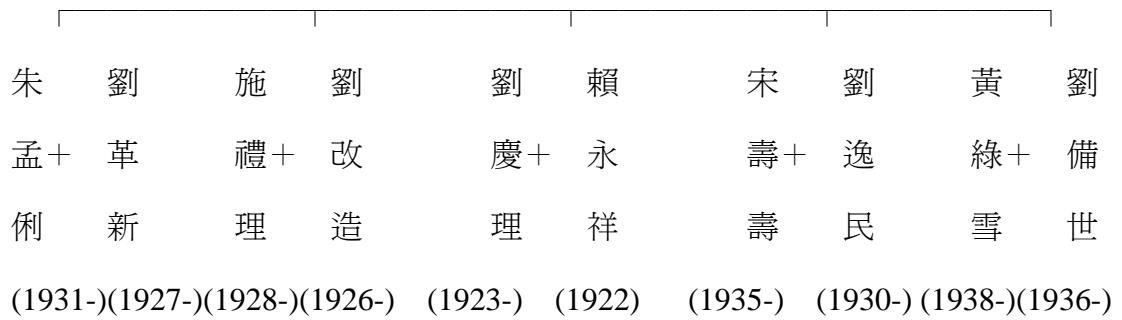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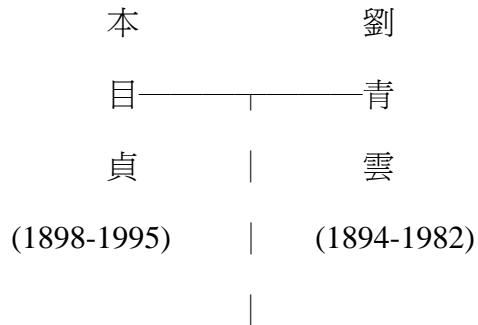
¹¹⁵ 國史館編印，《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14)》，頁 485-491。

¹¹⁶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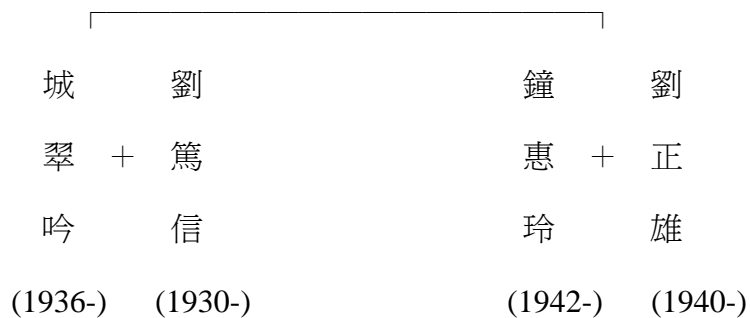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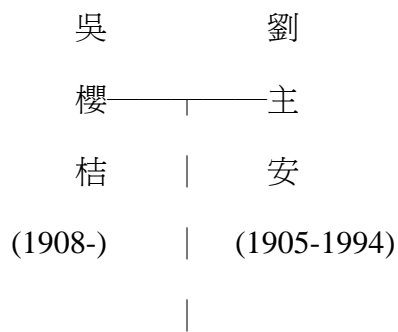
姻有了緊密的聯結。

〈表八：婚姻關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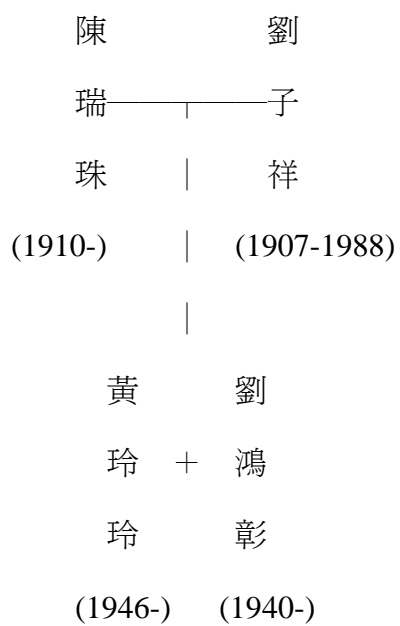
(劉瑞山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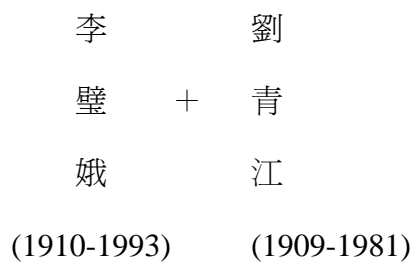
(劉瑞山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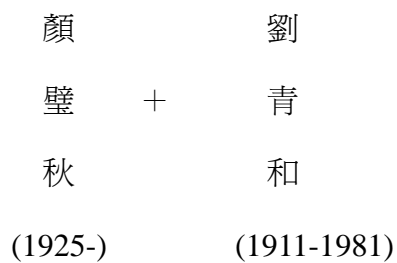
(劉瑞山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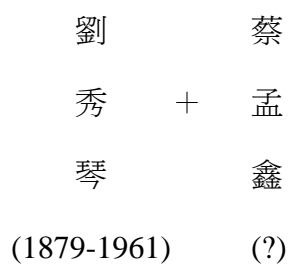
(劉瑞山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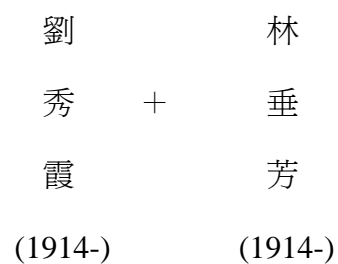
(劉瑞山五子)



(劉瑞山長女)



(劉瑞山三女)



(劉瑞山四女)

劉		李
秀	+	婉
滿		然
(1815-)		(1913-1993)

(劉瑞山五女)

劉		楊
秀	+	基
華		銓
(1921-)		(1918-2004)

資料來源：劉克全，〈劉瑞山家族和親戚〉《永遠的劉瑞山》，頁 116-117。

第四章 劉家與台南社會關係

本章探討劉家的社會貢獻。分為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機構三方面來探討。教育方面包括長榮中學、長榮女中。這二間學校對教會而言，是早期培養本土傳教人員的重要機構，對台南社會而言，是引進西式教育、提供貧困子弟求學機會的教育機構。醫療方面包括劉家與早期醫療機構的關係，以及劉家本身培育出來的醫療人員，在醫療方面所做的貢獻。最後社會機構方面，包括無組織化的劉瑞山在人才培育、回饋社會、幫助窮困者的捐助，以及組織化的基督教青年團體等方面。

第一節 教育方面的貢獻

一、長榮中學

首先談到它的創立。1885年，台灣創立第一間中學，名為「長老教中學 (Presbyterian Middle School)」。1936年台灣總督府確認並改名為「私立長榮中學校」，1945年改名為「私立長榮中學」。「長榮」兩字取義於「長老教會榮光」。¹¹⁷長榮中學的創立，神學院校長巴克禮影響很深。巴克禮有感於神學校學生素質差、招生不易，因此向英國海外宣教會提議創立中學校，作為培養神職人員的預備人員。英國海外宣教會同意巴克禮牧師的提議，1883年(光緒九年)派余饒理 (George Ede, 1855-1905)來台籌備中學校的事務。英國教士會創辦中學的原因有四：一、訓練傳教人員。二、配合神學校發展的需要，三、為小學培育師資人才。四、提升信徒子弟接受教育的機會，增加教會及信徒。¹¹⁸基於這樣的理想，教士會著手創立中學。

其次是它的規定，與課程安排。1885年(光緒十一年)8月13日長老教中學正式開校，首任校長是余饒理。當時規定入校者必須年十二歲、即使沒過書也可入學、每年六元的伙食費。學生除衣物自備外，其餘都由教士會準備。從余饒理

¹¹⁷ 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頁 65。

¹¹⁸ 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頁 72。

向英國宣教會的報告中，可以看出早期的學生生活：「學校每日作息包括早、晚的禮拜。課程有基督傳、新舊約歷史、約翰福音和使徒行傳(漢文及白話字)，以及我從汕頭化所翻譯的信仰問答書、算術、漢文、中國史、地理及自然科學。」¹¹⁹當時的宗教課程比例非常重，宗教以外的課程，除了漢字之外，都是傳統科學所沒有的科目。

日治時期，學校課程有了改變。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學生也必須學習日本語。當時長老教中學校長是萬榮華(Edward Band, 1886-1971)，從1927年畢業於長老教中的學黃武東的回憶，當時長老教中學已經是頗具規模的學校、吸引了許多不甘心被日人打壓的學子入校就讀。全校學生已有二百六十人，並一改初創時的年級混讀，已有分為預科一年制和本科四年制。宗教生活仍然是學校中心，學生一律住宿，生活管理非常嚴格。而此時的課程也增加了不少，有國語(日語)、物理、化學、地理、本國歷史、西洋史、東洋史、算術、幾何、代數、三角、音樂、美術、體育…等，也有漢文。¹²⁰與初創校時相比，課程規模更接近現代學科，但分科較細。長老教中學的漢文分為台音和文及日音漢文，這是其他學校所沒有的。雖然備受打壓，但是在母語保存上有很大貢獻。

除了知識課程改變外，宗教和政治的衝突矛盾，也日漸加深。隨著政治情勢的改變，長老教中學的課程和宗教生活也不斷在改變。原本創校旨意是在培育教會人員，為小學增加師資，卻也為台灣的傳統教育帶來了西式教育和新思潮，對新知識的普及有相當的貢獻。創校的前三十年，長老教中學幾乎不受政府限制，以宗教教育為目標，貫徹校旨。但是日治時期，受到日本政府管轄時的「學校認定」和「神社參拜」等高政治活動影響下，學校已難以維持初創時的宗旨。¹²¹除了日本政府的影響外，學校本身的轉變也造成了創校宗旨難以延續，1916年東門城外新校舍的建立便是影響變遷的因素之一。一來是因為新校舍的創建與一般為普及教育成建立的學校有所重疊，二來是因為入學學生人數增加，不再只是信

¹¹⁹ 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頁74。

¹²⁰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51。

¹²¹ 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頁103。

徒家庭子弟，量大質變，使得學校的教會活動必須透過「校牧」的引導，宗教生活色彩轉淡。

劉家與長榮中學有密切關係。1915年，劉瑞山捐款二千圓給長榮中學建校，並擔任採購、監工及出納等負責人。¹²²1996年1月23日，基督教論壇報在劉瑞山去世的百年誕辰日，撰寫文章表揚其一生貢獻。¹²³文章中，曾擔任和源商行學徒、後轉任經理的郭註以回憶的方式，敘述劉瑞山對長榮中學的奉獻。在民國初年，位於台灣公報社後面，長老教中學的舊校舍已經破爛不堪，無法再繼續收容學生，因此英國長老會宣教師宋忠堅牧師、黃仁榮、顏振聲、高金聲、與劉瑞山等人，召開數次會議，討論中學建築新校舍。建校舍需要大筆資金，劉瑞山自告奮勇，向英國的宣教士們保證說：「中學不可不辦，教士會捐多少就算多少，其餘我負責募足款額來建校」。¹²⁴最後英國長老會捐出五千英磅，台灣長老教會捐出約台幣二百萬元，其中包括劉瑞山捐獻的三千元、以及李仲義捐獻的四千元。劉瑞山因熟悉工程作業，每天必定親自到現場監工。他一方面鼓勵工人們認真勤勞工作，一另一方面也勸導他們為教育機構奉獻，所以不但迅速完工，而且結果非常良好。曾經在長榮中學擔任總務主任的李國樑也回憶：劉瑞山曾擔任該校董事多年，不但生前熱心建學校辦教育，甚至在他臨終前，曾允諾要捐獻五百八十九坪，約值新台幣卅七萬的土地給長榮中學。該地現在已由相繼人劉子祥的名義，在1997年12月11日正式贈予該校，紀念劉老先生百年誕辰。¹²⁵劉瑞山對長榮中學的建設和捐獻積極熱心，除了捐款外，更親自參加工程建設。劉瑞山不僅著重劉家子孫的教育，對台灣教育問題也是相當關心、積極推動學校建設。

二、長榮女中

李麻與牧師娘，是長榮女中創立的推動者，也是台灣女子教育得以發展的重

¹²²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386。

¹²³ 收錄於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26。

¹²⁴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26。

¹²⁵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27。

要功臣。李麻牧師曾任台南神學院舊約概論、天文學和地理學的講師，卻不幸在 1879 年 9 月因瘧疾而病逝。他生前曾規劃建立台灣第一所女子教育，因為他發現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計劃在府城設女校，1879 年向台南教士會提出申請，並表示願意負擔所有的建築費用，但這計劃在他過世時仍沒辦法實行。台南教士會內有些教士認為應該先設中學，因此設立女學的方案被擱置。李麻牧師去世後，夫人積極完成其遺願。她在 1880 年獲得英國女宣教會的接納，成為第一位在台灣的女傳教士。她主要工作在於經營女學、教導教會內之婦女、在病院內傳道及訓練本地傳道婦。¹²⁶但是當時重男輕女的觀念，許多教士對於女性傳道都帶著反對和偏見，因此女性傳道士無法參加台南教士會。

李麻牧師娘致力於女校的創設，但由於積勞成疾，1880 年返英國靜養，一年後再回到台灣設立女校。她為新校舍捐獻了三百鎊的經費，校舍在 1884 年 7 月完成，卻因為 1884 年 8 月爆發清法戰爭，女校舍一直延到 1887 年 2 月才開始招生。李麻牧師娘因身體欠佳，無法留在台灣參予招生工作，但是女校得以創歷開辦，都是由於她無私的付出，而她卻在學校創建紀念碑上將這個功勞歸於李麻牧師，碑文記載：「這所學校的創設大部分是得力於他的計畫與他的慷慨。」¹²⁷這是對李麻的追念，希望他的功勞能留芳。

建校是李麻與牧師娘的成就，卻並非由他們開辦。實際上，女學校的開辦是朱約安(Joan Stuart)和文安(Annie E. Butler)兩位女傳教師。她們在 1885 年來到台南並學習台語。1886 年正式在《教會公報》上刊登招生公告。凡入學女子必須年滿八歲。女學生除自身衣物外，一切用品由學校準備、每年伙食費二元。最重要的規定是必須是沒有纏足的女子，已經纏足的必需解開。這是改變傳統陋習的重要觀念。當時學生必須學習科目有：白話字、寫字、算術、各種女紅、研讀《聖經》…等，女學生必須輪流負責較輕的校內工作。

1887 年 2 月 14 日，長老教女學校正式開校。首任校長為朱約安，學生人數

¹²⁶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頁 53。

¹²⁷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頁 54。

僅十八人。女學校的設立目標：一是宗教服務。二是培養教會內工作婦女。三是透過教育提高女性的地位。四是打破傳統社會中輕視女性的陋習。具有歷史意義。然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重男輕女觀念仍然嚴重，招生極為困難。日治時期社會觀念有所改變，女性接受新式教育和西方思想，並被要求成為具備有生活技能的女性，女學校畢業生由於在各方面都非常拿手，深受好評，學生人數大大增加。1923年更名為「長老教女學」。1939年改為日本學制，變成四年制的女子中學，是今日台南私立長榮女子中學的前身。

日治之後，學校名稱有了改變。1939年長老教中學和長老教女學校都經由台灣總督府認定，更名為「私立長榮中學校」和「私立長榮高等女學校」。¹²⁸這是日本統治時期對教會學校的影響，以宗教為宗旨的教會學校在政治的情勢下，不得不屈服並改變，雖然學校得以延續下去，但是宗教色彩卻逐漸轉淡，變為以教育為重心的普通教育學校，隨著日本政府強勢的介入，早年余饒理牧師、李麻牧師等人的努力已不復存在。

在《永遠的劉瑞山》中較少見到劉瑞山對長榮女中的貢獻，劉淑媛曾說：「阿公自奉極儉，但在子女的教育或對教會、神學院及新樓醫院的捐款，及創建長榮中學、長榮女中，他老人家都慷慨解囊，不遺餘力。」¹²⁹這是家族成員之間口頭相傳的記錄。劉革新在回憶時提到，劉瑞山送葬大隊中，長榮女中亦有派一隊學生參加。¹³⁰可見長榮女中師生對其追念之情，雖沒有正確記錄下捐獻的金額與土地面積，仍可確定劉瑞山對長榮女中有所捐獻。

劉瑞山之次子劉主安與父親相同，對長榮女中有所貢獻。他曾擔任長榮中學、長榮女中的教師，尤其與長榮女中關係密切。在長榮女中校史室中找到許多由劉主安親筆編寫的課本，有英文法之基礎一、二、三冊，電磁學大意，力學大意，有機化學大意，化學複習下冊，自習化學第一部，以及自修物理第二冊。其中特別的是自習化學第一部，全冊是以日文寫成，有出版印刷記錄，是1941年(昭

¹²⁸ 徐謙信、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251。

¹²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350。

¹³⁰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284。

和十六年)9月5日發行。其他幾本課本中有寫出版資料的是力學大意，1956年4月1日初版，大明印刷局印刷。劉主安在長榮女中任職長達四十四年(1926-1930年擔任教師，1930-1974年擔任校長)，然見到的課本並不完整，無法證明劉主安在校期間寫過多少課本、寫作時間多長，但可以知道至少在1941年到1956年之間編寫，身為校長親自編印課本、自修，實在難得。另外，校史室還有保有禮拜講道文〈第二次的機會〉和〈滿足的秘訣〉，也有為長榮女中九十年校慶寫的〈我在長女的四十四年〉。可以見得劉主安將畢生奉獻給長榮女中，認真辦理校務，在知識的教育以及信仰的傳遞上都有重要貢獻。

劉錫五二女劉快治也與長榮女中有很深的淵源。她本身就是長女校友，1967年開始擔任長榮女中董事長職務長達二十六年。有關教育的其他方面，劉瑞山也多次資助台南神學院的建設工作。劉主安自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歸國後，曾在台南神學院任教。他慷慨資助學生購買英文字典，在教育上展現他的熱忱與慷慨。

中學是借用舊樓的空間興辦，在1894年才在新樓建新校舍，比女校舍晚了近十年。長老教女學校的重要性，不僅是對女性的解放，更是早於長老教中學的創校遠見。有說法是女校的設立刺激了中學校的加速設立。由此可以看出李麻牧師夫婦對於女學的貢獻、連帶影響對中學校的設立，更難能可貴的是，在重男輕女的社會風氣影響下，李麻牧師夫婦對於女子教育的遠見和努力，是台灣西式女子教育的促成者。除了李麻夫婦的貢獻外，劉瑞山贊助建校，劉錫五、劉主安擔任校長，劉快治擔任董事長，都是劉家在學校教育上的貢獻。

第二節 醫療方面的貢獻

劉家很早就接受西醫，並且對台灣的醫療有貢獻。劉瑞山曾經是馬雅各醫生期望培養成醫師的人才之一，雖然他沒辦法克服對開刀手術的恐懼，無法達成此願，但他本身仍然有習得醫療知識。在劉家後代所寫的回憶錄中會提到他的藥方，例如劉德勇就曾寫到，他的祖父有幾帖有名的藥方，只要有人向他求助，他

就會開藥。例如：治胃病的藥、喉嚨痛的藥、治瘡疾的奎寧，以及敷外傷的酒石酸溶液等。當他將處方交給來取藥的人時，會很愉快、並自豪的說，這些處方是向馬醫師學習的。¹³¹劉瑞山本身的醫學知識，使他不僅對教育很重視，也積極貢獻於醫療發展。台南新樓醫院的設立，他捐獻金錢促進其建設。另外在前面的章節有提到過，劉瑞山與劉錫五曾資助第一間癩病治療機構「樂山園」，現在仍舊保有以他們為名的紀念室。關於樂山園的捐助，劉青雲寫到：劉清風是劉錫五之長子，1929年起，他在台南與夫人莊采芳開設「青峰醫院」。戴仁壽醫生計劃要建設樂山園，做為台灣癩病的治療醫院，他協助募款。1941年，戴醫師不得不離開該院時，他承續其職責，擔任樂山園園長，繼續為救癩事業努力。¹³²另外劉子祥曾任新樓醫院之財務部長，將其專長發揮在教會理財，¹³³劉彩仁醫生是台南少數通過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醫用放射線醫師操作執照者。¹³⁴可見劉家上下對於捐助教會、學校，以及醫療方面的發展與人才培養，均有貢獻。

第三節 人才培養和其他地方貢獻

除了實質上的貢獻之外，在其他方面，劉家也有做到。劉瑞山篤信基督教，一生慷慨解囊幫助貧困之人，待人有禮和善，是府城德高望重的長者。其子劉青眼幼年時因為小女僕不慎將其摔傷，造成手腳殘疾，但是劉瑞山並未苛責她，在劉青眼自美國學成歸國後該女僕仍然受顧於劉家，照顧劉青眼之母親、家人。¹³⁵可見劉家對待僱工的寬大胸襟。劉革新回憶他的祖父，會整理空瓶子，或收集舊報紙，是為了幫助拾荒的老人。¹³⁶劉瑞山會親自到農場巡視，或是到旗山收田租，他從不讓客戶請吃飯，總是自備簡單的肉粽、香蕉當午餐，與客戶談到子女的話

¹³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341。

¹³²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209。

¹³³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47。

¹³⁴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49。

¹³⁵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29。

¹³⁶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289。

題時，會鼓勵對方也將子女送到學校接受教育。¹³⁷展現出他對子女教育的重視。

〈半個日本人〉中提到母親本目貞的手稿文章中，曾記錄劉瑞山重視自己孩子的教育，若族人沒錢提供孩子接受教育、或是基督徒信仰的子弟有志學醫者，他都無條件出錢資助，幫助他們完成學業。¹³⁸林茂生(1887-1947)就是受到劉家的資助，才得以赴日深造，而後成為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劉青雲在其著作中提到：林茂生是林燕臣牧師(1859-1944)之長子。他因為巴克禮牧師的鼓勵與幫助，有機會赴日深造。當時巴克禮牧師找來四位信徒，商量送林茂生出國深造一事，並設法籌募學費。那四位信徒是：李仲義、高再得、顏振聲及劉瑞山。他們決定供應林茂生的生活費與學費，平均每人負擔三個月。因為劉瑞山曾經寄款，囑咐劉青雲把這筆款項交給林茂生，所以他知道這些事，並且記錄下來。¹³⁹劉瑞山也曾讓林燕臣牧師住在劉家，接受巴克禮牧師的講道，讓林茂生以及劉家子孫們能夠接受教育、相繼到國外求學。¹⁴⁰林茂生 1916 年從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畢業。他回國後在台南長榮中學擔任教務主任。1927 年擔任總督府在外研究員，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求學。1928 年取得碩士學位、隔年再取得博士學位。1930 年回到台灣，先擔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英語科主任，並且兼任圖書館館長，1943 年經由陳炳推薦，林茂生進入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擔任暫時生活部長。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任職文學院。1945 年創辦《民報》並且擔任社長，社論針貶時局，因而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被捕遇害。¹⁴¹

除了劉瑞山的慷慨解囊，劉家其他成員，在社會回饋方面也不遺餘力。劉錫五與劉瑞山合開商行，後來以劉瑞山六成、劉錫五四成分配資產。分家之後兩房往來依舊密切，劉錫五也慷慨回饋教會。他曾經與黃陳澎湖(澎湖官)合購看西街一筆土地，成立「講義所」，開始看西街教會歷史。南勢街台南真耶穌教會的成

¹³⁷ 劉德勇，〈追憶先祖父 劉瑞山〉。收錄於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339。

¹³⁸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282。

¹³⁹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208。

¹⁴⁰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33。

¹⁴¹ 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頁 481。

立，劉錫五也是協力者之一。¹⁴²即使他晚年成爲天主教徒，但對基督教的貢獻，仍舊不可抹滅。

出借祖厝，是劉家特殊的回饋方式。劉瑞山祖厝曾是許多外國人的家。1965-1973年荷蘭人施博爾博士向劉青雲承租古厝，他來台灣研究道教，寫有《抱朴子論》。之後德國人類學家包克蘭也租劉瑞山古厝(1973-1976)，她來台灣研究原住民文化。1973年，美國人穆海飛也搬進古厝，他是美國實業家，喜愛台灣古董和民間藝術，他住在劉瑞山祖厝直到1995年。¹⁴³外國人租用劉瑞山古厝，劉家成員很能包容，施爾博研究道教文化，對信仰基督教的劉家而言，是不同的氛圍，但劉家並未反感或排斥。對於外國人承租古厝時，將其打掃得乾淨整齊、充滿台灣古早風情，劉家也感到喜悅。¹⁴⁴劉家對外國人士都很和善，不論是日本人、美國人或歐洲人，在當年那種排外意識嚴重、民風保守的時代背景下，是難能可貴的。對於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劉家也能夠抱持善意和寬容。

除了貢獻教會之外，在社團組織上劉家也曾盡一份心力。劉瑞山的三子劉子祥是台南YMCA的創辦人之一，他很關心台灣民主運動，是第一任民選的台南市議員，在競選台南市長時失利。其子劉鴻烈也是YMCA台南社創社元老。

¹⁴² 賴永祥，〈323 劉錫五長老小傳〉《教會史話》，頁。

¹⁴³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373-374。

¹⁴⁴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373。

第五章 結論

本文就劉家的歷史，來探討基督教長老教家庭，對地方社會的影響與貢獻。以下分爲四點探討。一、早期基督教家族的興起與發展。二、扮演傳教助手角色。三、人才培育方面的貢獻。四、教會本土化訴求的實踐。

一、早期基督教家族的興起與發展

我們從劉家的歷史能夠應證，基督教家庭形成與發展的大概順序。首先，劉光求、高德耀代表了第一代基督教徒。他們受到了馬雅各醫師與教會的感化，接受基督教信仰，成爲傳教士的助手。通常第一代教徒都是社會低階層之民眾，無經濟基礎也無文化背景，在他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後，可能會影響到全家族的信仰。以劉家來看，幾乎都有接受基督教信仰。其次，第一代基督徒接受西方思想後，會較重視子女的教育，第二代的基督教徒也有機會接觸更多的西方文化，可能開始識字、受教育，漸漸提高經濟基礎與社會地位。劉家的第二代劉瑞山因爲教會教育習得羅馬字、能夠寫文章信件，也奉行基督教義中的身體力行與儉樸生活，漸漸置產成爲富裕之家。同輩兄長劉麒麟能夠與生番熟番作生意，也是因爲傳教士將信仰傳至原住民社會，他們能夠接受外來的物資，而劉麒麟也有管道與原住民買賣。弟弟劉錫五開辦雜貨也有盈收，接受基督教信仰後他開始在教會中擔任職務，甚至是教會長老，已大大提高了家族的地位。劉家的第二代極重視子女的教育，受到西方的平權思想影響，能夠做到男女平等，因此第三代不論是男是女均接受高等教育，培育出各界人才，使劉家的經濟、文化水平皆大大地提升，成爲府城地區的望族。延續至今，我們可以看到劉家的後代子孫都有良好的社會地位，在金融界、教育界、醫學界有所表現。

日治時期，劉家也感受到政治對於社會、以及教育的影響。雖然劉家與台南州知事、市長都能夠維持友誼，然而政治的影響，是更加全面而廣泛的。劉家迫於政策壓力，必須遷墓。也曾被迫改姓。在教育方面，對於日本無法信賴，認爲

台灣人受教的機會必定不如日本子弟，因而將學子送往國外。

戰爭也帶來劉家轉變。戰火的攻擊下，劉家古厝的主屋遭到炸毀，同時也造成一名女性傭人喪生。劉家古厝尚未整建完成前，劉瑞山等人必須暫住其他族人家中。戰爭結束，台灣光復。台南最末任日本市長羽鳥又男準備回國，劉瑞山資助他，並助他離開。根據後人的回憶，認為送走羽鳥又男後，劉瑞山的身體便大不如前，此後不久便去世。戰後的劉家，同樣在各行各业有亮眼表現。從教會的角度來看，此時積極強調「三自運動」，這方面在第四點再提。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劉家培育出來的人才，能夠帶動戰後的繁榮。

二、扮演傳教助手角色

劉家扮演著南部傳教史上，「遠心傳教」的助手角色。台灣的傳教工作，與醫療密不可分。外國傳教士來台行醫，並且將福音傳給民眾，這在台南地區，是重要的傳教啓始。馬雅各在台南，雇用台灣人當助手，與劉家關係也很密切。劉光求聽到馬雅各講道後，便自願受洗，成為他的助手，在教會中默默奉獻。馬雅各欣賞劉瑞山的才能，希望將他培養成醫師，雖未能如願，但劉瑞山仍然是以他的能力所及，為教會奉獻。高德耀曾經營鴉片館，在受到基督教感召後，下定決心戒癮，並且成為馬雅各的助手，學習西醫，甚至能夠在馬雅各回國後，繼續接掌醫療傳教的工作。除了在馬雅各身邊的這三人之外，劉家成員在教育界、醫療界等奉獻時，不忘宣揚基督教思想。他們以自願的方式，視教會為中心，以自身能力將基督教傳播出去。也就是說，劉家在傳教過程中，是擔任遠心傳教的助手角色。

三、人才培育

提到劉家在「人才培育」方面的貢獻。正如之前所說的，劉家對教育非常重視，所以第三代開始，培養出各界優秀人才。劉青雲是留日先鋒。他也負責弟弟、族人們到外地求學事宜，給予照料。劉主安求學經歷完整，留學日本，又到劍橋

深造。回國後，他成爲一位教育家，任教台南神學院、長榮中學，更在長榮女中任教長達四十四年。劉青和是台灣第一位取得德國化工博士者。劉彩仁在醫學方面很有成就，取得放射線醫師執照。劉清風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的醫學博士，也是在醫學界發展長才。劉家成員的培育，也是社會人才的培養。劉家有多人擔任教育工作，其培養的學子人數眾多。劉家又是西式教育的先鋒，在新教育、新思想的傳遞上有所貢獻。

四、教會本土化訴求的實踐

教會期望的「本土人士參與」這方面的實踐，在劉家的歷史也可看到。吳學明提到，初期的教會必須依賴傳教士們管理教會一切事務，在經濟上也仰賴傳教士的奉獻和教會的援助。西方傳教士來到台灣爲了節省經費支出，僱用台灣本土人士，並且鼓勵本土人士參加教會活動、捐款幫助教會開拓工作，能夠自己供養自己的教會。長老教會在台灣從仰賴外國教會、漸漸走向台灣人自治的教會，發起台灣信徒「自傳」、「自養」、「自治」的「三自運動」。¹⁴⁵台灣基督教史中，三自運動是在日本統治台灣後才真正受到重視的運動，有學者認爲在 1970 年台灣基督教會才真正走向「本土化」時代。然而在日治之前，基督教長老會在南台灣設立醫院、學校…等措施，都必須募款取得經費，本土信徒的捐獻對教會而言是重要的助力。劉瑞山在建學校、醫院方面多有資助。劉錫五在樂山園的建立上，慷慨解囊。有關教會的多項建設，劉家都提供資金、土地，是不可忽視的貢獻。對台南社會而言，西方醫療，是由於新樓醫院的建立。新式教育的引進，長榮中學提供給貧困家庭子弟求學機會。長榮女中開啓女子教育，提供女性除去舊習、學習知識的機會。這些都是教會與社會聯結重要關鍵，而劉家便擔任了聯結的重要橋樑。教會的策劃，經由劉家的資助，得以提供地方民眾。不論如何，教會在地方的發展，必須要有傳教士的推動，配合本土信徒的捐獻才能完成。這樣的捐獻可說是信徒對教會的回饋，更可說是信徒對當地社會的貢獻。

¹⁴⁵ 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頁 7。

書目

專書：

王成勉。《教會文化與國家——對基督教史研究的思索與案例》。台北市：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7年。

丘恩處。《教會與社會》。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4年。

司馬嘯青。《台灣五大家族》。台北：玉山社，2001年。

巴克禮著。潘稀祺譯。《為愛航向福爾摩沙》。台南：人光出版社，2004年。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1996年。

林滿秋。《產業台灣人》。台北：遠流，2001年。

林金水。《台灣基督教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

林治平。《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0年。

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台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7年。

吳劍秋。《基督徒社會觀》。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93年。

吳梓明。《聖山腳下的十字架——宗教與社會互動個案》。香港：道風書社，2005年。

易啓年。《教會兒童教育事工》。(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80年。

莊永明。《台灣百人傳》。台北：時報文化，2001年。

徐謙信、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年。

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中國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

胡健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四輯》。台北：國史館，1996年。

胡健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六輯》。台北：國史館，1998年。

- 胡健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八輯》。台北：國史館，2005年。
- 胡健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九輯》。台北：國史館，2006年。
- 馬偕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台北：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2007年。
- 馬雅各著。潘稀祺譯。《台灣醫療宣教之父》。台南：新樓醫院出版社，2004年。
- 高俊明。《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台北：望春風文化，2001年。
- 高俊明。《台灣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聖經與神學論述》。台北：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信仰與教制委員會，2007年。
-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晨星出版，2000年。
-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
- 黃伯和。《本土神學與本土宣教》。台南：人光出版社，1993年。
- 蔡蔚群。《教案：清季台灣的傳教與外交》。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 認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編輯小組。《認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人光出版社，1986年。
- 鄭仰恩。《信仰的記憶與傳承——台灣教會人物檔案(一)》。台南：教會公報出版社，1999年。
- 鄭仰恩。《歷史與信仰—從基督教觀點看台灣和世界》。台南：新樓書房，1999年。
- 鄭仰恩、林明珠。《信仰的成長與深化》。台南：人光出版社，1998年。
- 盧曼著。劉小楓編。《宗教教義與社會演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
- 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2004年。自印本。
- 劉改造。《劉光求來台族系族譜》。1985年。自印本。

- 劉還月。《台灣傳奇人物誌》。台北：台原出版社，1994年。
- 賴永祥。《教會史話》。台南：人光出版社，1990年，五冊。
- 魏外揚。《牆上的名字——宣教士與台灣》。台北：台灣中國信徒佈道會，2000年。
- 瞿海源。《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 顧力仁主編。《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台北：國家圖書館，2002年。
- David Lyon 著。豫凱譯。《基督教與社會學》。香港：種子出版社，1979年。
- Jessie G. Lutz 著。王成勉譯。《所傳為何？基督教在華宣教的檢討》。台北：三民書局，2000年。
- William Temple。張伯懷譯。《基督教與社會秩序》。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1985年。

論文：

- 王政文。《天路歷程：台灣第一代基督教徒研究(1865-1895)》。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 林素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台灣原住民宣教之研究(一九一二~一九九〇)》。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 周忠彥。〈台灣的癩病與樂山園的建立〉。《史匯》。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10(2006)：114-149。
- 張軒愷。《宗教改宗的理性選擇分析》。東海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楊美惠。《基督教對現代台灣家庭的影響》。東海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68年。
- 簡翰龍。《從中、西傳統政教關係之背景探討基督教入華及入台後早期的政教關

係》。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羅綺湄。《早期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東海大學歷史學士論文，1963年。

電子檔：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http://www.laijohn.com/Index.htm>。2009/04/20。